

李碧华

著

# 胭脂扣

新世界出版社

## 胭脂扣 一

"先生——"

我的目光自报纸上的三十名所谓"佳丽"的色相往上移，见到一名二十一二岁的女子。

她全部秀发以喱膏蜡向后方，直直的，万分帖服。额前洒下伶仃几根刘海，像直刺到眼睛去。真时髦。还穿一件浅粉红色宽身旗袍，小鸡翼袖，领口、袖口、襟上缀了紫跟桃红双绲条。因见不到她的脚，不知穿什么鞋。

一时间，以为是香港小姐候选人跑到这里来绕场一周。——但不是的，像她这般，才不肯去报名呢。**俗**是有点俗，却天生丽质。

我呆了半晌，不晓得作答。

"先生，"她先笑一下，啜嘴，"我想登一段广告。"

"好。登什么？"

我把分类广告细则相告：

"大字四个，小字三十一个。每天收费二十元。三天起码，上期收费。如果字数超过一段，那就照两段计……"

"有多大？"

我指给她看。

"呀，那么小。怕他看不到，我要登大一点的。"

"是寻人吗？"

她有点踌躇："是。等了很久，不见他来。"

"小姐，如果是登寻人启事，那要贵得多了。逐方计算，本报收九十元一方。"

"九十元，才一？"

"是呀，一般的启事，如道歉、声明、寻人或者抽奖结果，都如此。你要找谁呢？"

"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？不知道他换了什么名字，是否记得我？"真奇怪，我兴致奇高。一半因为她的**美貌**，一半因为她的焦虑。

"究竟你要找谁？"

"一个男人。"

"是丈夫吗？"

"……"她一怔，才答，"是。"

"这样的，如果寻夫，因涉及相关法律，或者需要看一看证书。"

她眼睛里闪过一丝悲哀，但仿佛只是为她几根长刘海所刺，她眨一眨，只好这样说："先生，我没有证书。他——是好朋友。寻找一个好朋友不必证明文件吧？"

我把纸笔拿出来，笑："那倒不必。你的启事内容……"

她皱眉："我们之间，有一个暗号。请你写‘十二少：老地方等你。如花’字样。"

十二少是他代号？如今仍有间谍？我失笑："如花小姐，请问贵姓？"

"我没有姓。"

"别开玩笑。"

"我从小被卖予倚红楼三家，根本不知本身姓什么、而且客人绝对不问我们‘贵姓’，为怕同姓，诸多的避忌。即使温心老契……"

我有点懊恼，什么"倚红"、什么"三家"、"客人"、"温心老契"……谁知她搞什么鬼？广告部一些同事都跑到楼上看香港小姐准决赛去了，要不是与这如花小姐周旋，我也收工，耽在电视机旁等我女友采访后来电，相约消夜去。

如今净与我玩耍，讲些我听不懂的话，还未成交一单生意——**且她又不是自由身**，早有

"好朋友", 我无心恋战。

"请出示姓名、住址、电话、身份证。"

"我没有住址、电话, 也没有身份证。"她怯怯地望着我, "先生, 我甚至没有钱。不过我来的时候, 有一个预感——"

我打量她。眉宇之间, 不是不带风情, 不过因为焦虑, 暂时不使出来。也许马上要使出来了。老实说, 我们这家好歹是中型报馆, 不打算接受一些暧昧的征友广告: "住客妇女, 晚七至十点, 保君称心"。难道——

如花说: "我来的时候, 迷迷糊糊, 毫无头绪, 我只强烈地感觉到, 第一个遇上的人, 是可以帮我忙的。"

旁边有同事小何, 刚上完厕所, 见一个客人跟我讲这样的话, 便插嘴: "是呀。他最可靠, 最有安全感——不过他已有了……"

"滚远点!"我赶小何。

但我不愿再同这女子纠缠下去。

"如果登这则启事, 要依据手续, 登三方, 二百七十元。"

她很忧愁。

"好了好了, 当是自己人登, 顶多打个七五折。"

"但是, 我没有你们所使用的钱。" "……你是大陆来的吧?"

"不, 我是香港人。"

我开始沉不住气。这样的一个女人, 恃了几分姿色, 莫不是吃了迷幻药, 四处勾引男人, 聊以自娱?

"真对不起, 我们收工了。"

我冷淡地收拾桌上一切。关灯、赶客。

她不甘心地又站了一会, 终于怏怏地, 怏怏地走了, 退隐于黑夜中。

我无心目送。

小何问: "干什么的?"

"撞鬼!"我没好气地答。

"永定, 你真不够浪漫。难怪凌楚娟对你不好。"

"小何, 你少嚼舌。"我洋洋自得, "刚才你不是认同我最可靠, 最有安全感吗? 阿楚光看中我这点, 就一生受用不尽。"

"阿楚像泥鳅, 你能捉得住?"

我懒得作答。

——其实, 我是无法作答。这是我的心事。不过男人大丈夫, 自己的难处自己当。

我, 袁永定, 就像我的名字一般, 够定, 但对一切增加情趣的浪漫玩艺, 并不娴熟。一是一, 二是二。这对应付骄傲忙碌的阿楚, 并不足够。

我女友, 凌楚娟, 完全不像她的名字, 于她身上, 找不出半点楚楚可人、娟娟秀气之类的表现。楚, 是"横施夏楚"; 娟, 是"苛捐杂税"。

总之, 我捉她不住。今晚, 又是她搏杀的良机。她在娱乐版任职记者, 最近一个月, 为港姐新闻奔走。

我收工后跑到楼上采访部看电视。三十名港姐依次展览, 燕瘦环肥。

答问时, 其中一个说她最不喜欢别人称她为"马骝干"或"肥猪"。

我交加双臂, 百无聊赖, 说: "别人只称你做'相扑手'。"

男同事都笑作一团。一个跑突发新闻的回来, 拿菲林去冲, 一边瞄瞄电视: "哗, 胸部那么小, 西煎荷包蛋加红豆!"

有女记者用笔掷他，他夹着尾巴逃掉。选美就是这么一回事，直至选出十五名入围小姐。电话响了，原来是找我："永定，我今晚不同你消夜了，我们接到线报，落选小姐相约到某酒店咖啡馆曝内幕，我要追。你不用等。自生自灭。"

我落寞地步下斜坡。

有些夜晚，阿楚等我收工，或我等她收工，我俩漫步，到下面的大笪地消夜去。——但更多的夜晚，我自己走。遇上女明星割脉、男明星撬人墙脚、导演遇袭之类的突发新闻，她便扔下我，发挥无穷活力去追索。她与工作恋爱。

影视新闻，层出不穷，怎似广告部，无风无浪。

走着走着，忽觉身后有人蹑手蹑足相随。我以为是我那顽皮的女友，出其不意转身。

方转身，杳无人迹，只好再回头，谁知突见如花。

在静夜中，如花立在我跟前。

她默默地跟我数条街巷，干什么？我误会自己真有点吸引力，但不是。莫非她要打劫？也不，以她纤纤弱质，而且还学人赶时髦，穿一件宽身旗袍，别说跑，连走几步路也要将将就就。

"先生，"她下定了决心，"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。"

她见我不回话，又再道：

"我只申请来七天。先生，你就同情我吧。难道你不肯？"

"你要我怎样帮你？"

"我说不上。"她为难，"但你一定会帮到我。——或者，麻烦你带一带路，我完全认不得路了。一切都改变了。"

我心里想，寻亲不遇，只因香港近年变迁太大了，翻天覆地，移山填海，五年就换风景，也难怪认不得路。

且她只申请七天，找不到那男人，自是万分失望。

好，我便帮这小女子一个忙。

"你要上哪儿去？"

"石塘咀。"

"哦，我也是住在石塘咀哩。"

"啊？"她惊喜，"那么巧？我真找对人了。"

"带你到火车站。"

一路上，她离我三步之遥。中间发觉她向我含蓄地端详，十分安心。我们报馆在上环，往下走是海边，灯火辉煌的平民夜总会。想起我的消夜。

"你饿不饿？"

"——不，不很饿。"她含糊地答。

"我很饿。"我说，"你也吃一点吧。"

"我不饿。"

我叫了烧鹅濠粉，一碟猪红萝卜。问她要什么，她坚持不要，宁死不屈。不吃便不吃。何必怕成那样？好像我要毒死她。

她坐在那儿等我吃完，付账。

然后我俩穿过一些小摊子。她好奇地到处浏览，不怕人潮拥挤，不怕人撞到她，蓦地，她停下来。

是一个地摊，张悬些陈旧泛黄布条，写着掌相算命测字等字样。摊主人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抽着烟斗，抽得久了，连手指都化为烟斗般焦黄黯哑。

她坐在小凳子上，瞧我一下。

"好的，你问吧，我帮你付钱好了。"

她感激一笑。顺手自一堆小字条卷中抽了一卷，递予老人。

摊开一看，是个"暗"字。她见字，一阵失意。

我也为她难过。

老人问："想测什么？"

她说："寻人。"

"是吉兆呢。"他说。我俩一齐望向他。

如花眼睛一亮。

她殷切俯身向前，洗耳恭听。

满怀热望。

她期望找到这个男人。是谁呢？如此得蒙爱恋。念及我那阿楚，触景伤情。

老人清清喉咙，悠悠地说道：

"这个‘暗’字，字面显示，日内有音，近日可以找到了。"

"他在此？"如花急着问。

"是，"老人用粉笔在一个小黑板上写着字，"这是一个日，那又是一个日，日加日，阳火盛，在人间。"

如花不知是兴奋，抑或惊愕，呆住了。她喃喃："他竟比我快？"

老人见顾客满腔心事，基于职业本能，知道可以再加游说：

"小姐，不如替你看看掌相吧，我很灵的，大筮地出了名的神仙。让我替你算一算。你找的是谁呀？让我看看姻缘线——"

她伸出手来。

"呀，手很冷呢。"

老人把火水灯移向如花的手。反复地看。反复地看。良久。

"真奇怪。"他眉头紧锁，"你没有生命线？"

我失笑。江湖术士，老眼昏花，如何谋生？我想叫如花离去。她固执地坐着。

"小姐，你属什么？"

她迟疑地："属犬。"

然后不安定地望我一眼。哦，属犬，原来与我同年，1958年出生。不过横看竖看，她一点不显老，她看上去顶多二十一二岁。即使她作复古装扮，带点俗艳……女人的样貌与年龄，总是令人费解的。

她仍以闪烁眼神望我。

我很明白。所有女人都不大愿意公开她们的真实年龄，何况我只是一个初相识的陌路人？她还在那儿算命呢，我何必多事，侧听她的命运？到底漠不相关。

于是我识相地走远几步。

四周有大光灯亮着，各式小摊子，各式人类，灯下影影绰绰，众人面目模糊，又似群魔乱舞。

热气氛氲。

歌声充斥于此小小的繁华地域：

"似半醒加半醉，  
像幻觉似现实里……"

只听得老人在算：

"属犬，就是戊戌年，1958年。"

"不，"如花答，"是庚戌年……"

我听不清楚他俩对话，因为歌声如浪潮，把我笼罩。

"情难定散聚，  
爱或者唏嘘，  
仿佛都已默许。  
能共对于这一刻，  
却像流星般闪过，  
你是谁？我是谁？  
也是泪……"

隔了一会，我猜想他已批算完毕，便回去找她。

——但，如花不见了！

那测字摊的老人，目瞪口呆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如花坐过的小凳子。我问："阿伯，那小姐呢？"

他看也不看我。

一言不发，仓皇地收拾工具，粉笔、小黑板、测字纸卷、掌相挂图……他把一切急急塞在一只藤筐中。苍白着脸，头也不回地逃走。

转瞬人去楼空。

我怔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
谁知老人替她看掌相，算出她是什么命？现两相惊逃，把我扔在一个方寸地，钱又不用付，忙也不必帮。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？真可恶，未试过如此：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——别再让我见到她，否则一定没好脸色。

我去坐电车。

电车没有来。也许它快要被淘汰了，故敷衍地怅惘地苟活着。人们记得电车悠悠的好处吗？人们有时间记得吗？

电车站附近是一些报摊，卖当日的拍拖报，两三份一组，十分贬值。顺报摊往上走，便是"鸡窠"。总有两三个迟暮私娼，涂上了口红，穿唐装短衫裤在等客。她们完全不避耳目，从容地抽烟，有时还买路过的猪肠粉吃，蘸上淤血一般颜色的海鲜酱，是甜酱。数十年如一日。有些什么男人会来光顾？好像跟母亲造爱一样，有乱伦的丑恶。

正等着，如花竟又来了。

我气她不告而别，掉过头去。

她默默地在我身后，紧抿着小嘴，委屈地陪我等车。

电车踉踉驶来，我上车。如花一足还未踏上，车就开了。我扶她一把，待她安定。如今生活节奏快，竟连电车也不照顾妇孺？出乎意料。

上到车上，除了车尾一对情侣，没其他乘客。他俩尽情爱抚，接吻，除了真正交合之外，无恶不作。

"小姐——"

"叫我如花吧。对不起，刚才我走开了一阵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呀！"

"没关系啦，反正萍水相逢。难道要生气伤身不成？"我是男人，毫无小气之权利。

"你要在哪儿下车？"

"就在屈地街，填海区那边。"

"填海区？"

"是——"她顾左右而言他，"附近不是有太平戏院吗？"

"哦，太平，早拆了。现在是个地盘。隔壁起了一个大大的商场。"

见她迷惑，便问：

"大概你很久没到过那区了吧？"

"很久了。"

"在我小时候，太平戏院一天到晚放映陈宝珠的戏。我记得有一出戏叫做《玉女心》，如果储齐七张票尾字咭，可以换她一张巨型亲笔签名相的。我帮我姐姐换过。"

"谁是陈宝珠？"

"你未看过她的戏吗？"

"没有。我在太平戏院看的不是这些。"

哼，在扮年轻呢。难道我不洞悉？只要讲出什么明星的名字便可以推测对方是什么年代的人。她分明在假装：我看的不是这些……以示比我后期出生。我只觉好笑。

这女人，自以为聪明。其实我早知她的生肖。

"那你看的是什么戏？"

"更早一点的。"

我愕然，那么我错估了。更早一点？于是我开玩笑地数：

"《三司会审杀姑案》？《神眼东宫认太子》？《十年割肉养金笼》？《一张白纸告亲夫》？《沉香太子毒龙潭救母》？《清官斩节妇》？《节妇斩情夫》……"再数下去，我仅余的记忆都榨干了。

"不不。我看的是大戏。太平戏院开演名班，我们一群姐妹于大堂中座。共占十张贵妃床，每张床四个座位，票价最高十二元。"她开始得意地叙述，完全没有留神我的反应。

她继续："那时演《背解红罗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陈世美》……"

在她缅怀之际，我脸色渐变，指尖发冷。

"你是……什么人？"

她蓦地住嘴，垂眼不语。

"你是……人吗？"

她幽幽望向窗外。夜风吹拂着，她鬓发丝毫不乱。初见面时，我第一眼瞥到的，是她的秀发，以喱膏悉数蜡向后方，万分帖服——看真点，啊，不是喱膏，也许是刨花胶。她那直直的头发，额前洒下几根刘海，哪里是最时髦的发型？根本是过时。还有一身宽旗袍，还有，她叫如花。还有，她完全不属于今日香港。我甚至敢打赌她不知道何谓一九九七。赔率 是一赔九十九。

我恐怖地瞪着她，等她回话。

她不答。

她不知自哪儿取出胭脂，轻匀粉脸，又沾了一点花露水。一时之间，我闻到二十多年来未曾闻过的香味。

我往后一看，那对情侣早已欲仙欲死，忘却人间何世，正思量要不要惊动鸳鸯，以壮胆色。如花已楚楚低吟。

"去的时候，我二十二岁。等了很久，不见他来，按捺不住，上来一看，原来已过五十年。"

"——如花，"我艰辛地发言，"请你放过我。"

"咦？"她轻啐，"我又不是找你。"

"你放过我吧！"

我忽联想起吸取壮男血液以保青春的艳鬼："——我俩血型又不同。"话刚出口，但觉自己语无伦次，我摇摇欲坠地立起来，企图摆脱这"物体"。

"我下车了。"

"到了吗？在屈地街下车，中间一个水坑。四间大寨，四大天王，我便是当年倚红楼红牌阿姑——"她凄凄地，竟笑起来。



老天，还没到屈地街呢。只是在一个俗名叫“咸鱼栏”的区域。电车又行得慢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也到达不了目的地似的。我急如热锅上小蚁，惟一的愿望是离开这电车。

“如花，我什么也不晓得。我是一个升斗小市民，对一切历史陌生。当年会考，我的历史是H。”

“什么是会考？”

“那是一群读了五年中学的年青人，一齐考一个试，以纸笔作战争取佳绩。”

“不会考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但不参加会考，不知做什么好。结果大伙还是孜孜地读书考试。考得不好，女孩可报名参选香港小姐，另寻出路，但男孩比较困难。”

“啊，那真麻烦！”她竟表示同情，“我们那时没什么选择，反而认命。女人，命好的，一生跟一个男人；命不好，便跟很多个男人。”

我看看眼前塘西花国的阿姑，温柔乡中，零沽色笑。——当然，结婚是批发，当娼是零沽。我也有点同情她。

“你会考不好，怎么找工作？”

“谁说我会考不好？”我不能忍受，“我只是历史不好，其他都不错。”

为免她看不起，我侃侃而谈：“会考之后，我读了两年预科，然后在大专修工商管理，现任报馆广告部副主任——”

后来我觉自己无聊极了。那么市侩，且在一个鬼面前陈述学历与职位，只是以免她看不起。说到底，我不是好汉。我痛恨自己。

奇怪，我渐渐不再恐惧，寒意消减，代之是好奇：“你那十二少，是怎样的人？”

“十二少——”她心底微荡，未语先笑，“他是南北行三间中药海味铺的少东，眉目英挺，细致温文……”

“所以你与他一见钟情？”

她又一笑。开始卖弄她的客手段：“你帮我的忙，我自把一切都告诉你。”

女人便是这样，你推拒，她进逼；到你有了相当兴趣，她便吊起来卖。

“你不会害我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害你？”

“为什么拣我？”

“你已经知道这样多了，不拣你拣谁？”

这女鬼缠上我了！真苦。只见一面便缠上，那男人，什么十二少，看来更苦命。

“——我有心相帮，若力有不逮，毫无结果，是否保证没有手尾？”

“一定有结果。刚才测字，不是说他在人间，日内有音吗？”

见她那么坚持信念，比一般教友信奉上帝还要虔诚，我不便多言，信者得救。

我换一个话题：

“十二少真有那么多兄弟姊妹的吗？”

“才不！”她道，“他排行第二。不过当时塘西花客，为了表示自己系出名门，一家热闹团聚，人口众多，所以总爱加添‘十’字。他原姓陈。”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振邦。”

哦，在石塘咀，倚红楼，蒙一位花运正红、颠倒众生的名妓痴心永许，生死相缠，所以他得以“振邦”？嘿嘿。我不屑地撇撇嘴。不过是一个嫖客！如花未免是痴情种，一往情深。

“我被卖落寨，原是琵琶仔，摆房身价奇高，及后台脚旺，还清债项，回复自由身。特是红牌，等闲客人发花笺，不愿应纸。”

有一晚……



我专注地聆听一些只在电影上才会出现的故事情节。

"那晚有阔客七少，挥笺相召。这七少，曾是我毛巾老契——"

"什么是毛巾老契？"

"王孙公子花天酒地，以钱买面。阿姑在应纸到酒楼陪客时，出示一方洒了花露水的杂色毛巾给他抹面，以示与酒楼的白色小毛巾有所不同而已。"

原来阔客捻花，竟以得到区区一两条毛巾来显示威风，与众不同。为了这毛巾，想他也要付出不菲代价。风月场中，妓女巧立名目，大刀阔斧；大户引颈待斩，挥金如土，难怪如花洋洋自得。

"就是那晚，遇见十二少。也许是缘分，也许是冤孽，总之，我挂号后，他对我目不转睛，而言笑间，我也被他吸引。本来为了摆架子，不便逗留太久，流连片刻便要藉口赶下场。"

"但你一直坐下去？"

"不，我还是走了。——不过，埋席时又赶来一次。散席后，邀约七少返寨打水围。十二少没有来。我暗示他，三天之后，他来找我……"

就在如花诉说她春风骀荡、酒不醉人的往事时，电车已缓缓驶至石塘咀。

"糟，要过站了。"

我马上带如花下电车。这一回，我让她先行，免得司机看不见，她还未落定便又开了车。

时夜已深，回首一看，石塘咀早已面目全非，她如何找得到"老地方"？真烦恼。她站在那里，一脸惶惑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如何安置这个迷路的女鬼？

"你到了吧？"

"我在哪里？"她几乎要哭出声来，"这真是石塘咀吗？"

她开始认路："水坑呢？我附近的大寨呢？怎么不见了欢得、咏乐？还有，富丽堂皇的金陵酒家、广州酒家呢？……连陶园打八音的锣鼓乐声也听不到了——"她就像歧路迷羊。

"日后十二少如何会我？"

还念念不忘她要寻找的人。

"我怎么办？"

忽然之间，她仓皇失措地向我求助。

我如何知道怎么办？我如何有能力叫一切已改变的环境回复旧观？我甚至不可以重过已逝去的昨天，何况，这中间是五十多年。我同她一样低能软弱，手足无措。人或者鬼，都敌不过岁月。啊，岁月是一些什么东西？

"这样吧——"我迟疑了一下，"你暂时来我家住一夜再说。"

她点点头。

我以为她会推辞：不好意思啦，萍水相逢啦，孤男寡女啦，两不方便啦……一般女子总有诸如此类的顾忌。但如花，我竟忘记她是一个妓女。她见的世面比我多呢。以上的顾忌，反而是我的专利。

我并没有看不起她。

我在那儿提心吊胆，担心她夜里爬上我的床来诱我欢好。——真滑稽，在半分钟之内，我想到的只是这一点。

"你不介意吧？"我还是要问一问。终于我带她回家。途中经过金陵阁。以前这是金陵戏院，如今建了住宅，楼下有电子游戏中心。附近有间古老的照相馆，橱窗里残存一张团体相，摄于1958年。我也是1958年的。——我比如花年轻得多了！虽然我俩生肖相同，但屈指算来，她比我大四十八岁。四十八年，是很多人的一生了。如果如花一直苟活，已是一个龙钟老妇，皮肤发皱，眼神黯黄。如果她轮回再世，也是个四十几岁的人了，既不是中年，又不

是老年，真是尴尬的年龄。而她绮年玉貌地在我身畔，只不过因为她的痴心执拗，她要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即使这男人已投胎重新做人，她也要找到他吧。

"先生，我忘了问一件事。你家……方便吗？你是否已有妻子？"

哦，这真是个令我不好意思的问题。我连与女友之间的关系，也因对方之勤奋上进而岌岌可危。

"我未婚。"急忙转个话题岔开去，"你不要叫我先生了。我是袁永定。" "永定少。"如花如此称呼。

真叫我受宠若惊，我阻止她：

"我们不作兴什么少、什么少地相称。你还是唤我永定吧。我名字不好吗？"

"好，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。简直不像人的名字。像一块石头，或者桥，或者坟墓。"

"不。请别说下去了。到我家了。"我迟早会成为石头、桥，或者坟墓，何必要她如此提醒？真受不了。

我拣一些充满活人氣息的情况告诉她：我家在四楼，一梯两户。对户住的是我姐姐与姐夫。单位是四百，各自月供二千多元。如无意外，他日我结婚生子，也长住于此。在香港，任何一个凡俗的市民，毕生宏愿都是置业成家安居，然后老死。就像我姐姐，她是一个津校教师，教了十年。她的丈夫，是坐在她对面位子的同事。天天相对，一起议论着学生，蹉跎数载，只得也议论嫁娶。

我招呼她进屋。招呼她坐。然后我又坐下来。

二人相对，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她侧身靠坐沙发上，姿态优美。渐渐我才发觉，她没有正视对方的习惯，因职业的本能，她永远斜泛眼波，即使是面对我这种毫无应付女人良方的石头。

做什么好呢？

我只得搜寻出一些水果，橙和苹果，切开盛于碟中，请她吃。

"我知你不吃热的，但水果比较冷。真的冷，我在雪柜中取出来，非常适合你。"

她吃苹果。

"够冷吗？"我殷勤相问。

她"吃"完了。苹果尚留在桌面，分毫未损。

"有一次，十二少来我房间打水围，"如花见水果思往事，"寮口嫂送上一盘水果，都是橙啦苹果啦，我叫她通通搬走。"

那十二少一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

如花说："我且骂道：十二少是什么人？搬次货出来，十二少肯，我也不肯。来些应时佳果。于是送上的是桂味荔枝、金山提子……"

你看，一个女人要收买男人的心，是多么地轻易，稍为用点心思便成。十二少一定逃不出如花那纤纤玉手之掌心。

我一瞥桌上的水果，啊，这是"次货"呢，真汗颜。不过，回心一想，我讨好一个鬼干吗？我又不作长线投资。而且，这种女人很可怕。她不爱你犹可，不幸她爱上你，你就别想逃出生天。就是化身成苍蝇，她也变作捕蝇草来侍候你。即使重新做人，她的阴魂也不肯放过你。

对了，她为什么孜孜于寻找一个男人？

莫非是"复仇"？

她爱他，他不爱她，于是她非要把他揪出来不可？

但我没有习惯揭人隐私，也不大好管闲事。如是我那八婆姐姐，她一定热情如火地交换意见——虽然她的爱情是如此的贫乏、枯燥，与一个男同事相对日久，面面相觑，一生。

不过但凡女子，嫁了的，总是瞧不起未嫁的，因为一个男人要了她，莫不因此而抖起来，

对其他单身女郎布施同情。

我那姐夫，三十几岁，当着校务主任，这微末的权，供他永远享用。有时，他也对我这王老五布施同情。

窗外，是一间酒楼，酒楼因有人嫁娶，张悬了花牌。电灯泡如珠环翠绕，叫一个紫红缤纷的花牌更是灿烂，上面写着"陈李联婚"字样。陈和李，都是最普通的姓氏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办普通人的喜事。

如花凭于窗前。

我只好也凭在窗前。隔她一个窗口位，没敢接近。

"这是联婚花牌，"我在作应景对白，"你们那时候嫁娶，也有这样的花牌吧？"

"我不知道，"如花道，"我没嫁娶经验。"

真要命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"但，我曾经拥有一个花牌。"

十二少买醉塘西，眷恋如花。他与一般客人迥异之处，便是时有高招。一夕执寨厅，十二少送了如花一个生花扎做的对联花牌，联云："如梦如幻月，若即若离花"。我在五十年后，听得这样的一招，也直感如花心荡神驰。这二人不啻高手过招。我竟然要藉一个女鬼来启示"如何攫取少女芳心"了。

以本人的 IQ，无论如何想不出这一招。我连送情人卡予女友，写错一划，也用涂改液涂去重写。我甚至不晓得随意所至，我一切平铺直叙。像小广告，算准字数交易。

难怪。难怪我如梦如幻，难怪阿楚若即若离。想不到如花那毕生萦念的花牌，是我的讽刺。如花不知我内心苦恼，又断续地低诉她与她温心老契之旖旎风光。诸如人客返寨打水围，如果她已卸装，只穿褰衣，也会马上披回"饮衫"出迎，这是她倚红楼鸨母三家的教导，以示身为河下人，亦有大方礼仪——不过，如果返寨的是十二少，她就不拘这礼仪了。她这样说，无非绕了一大圈来展示鸛鵲情浓。她就是吃定了我是个好听众。一点也不提防避忌。

当然，如果我说出去，谁肯相信？必一口咬定我是看书看回来的。

往下说，自然也包括了十二少绵密的花笺，以至情书。后来还送上各式礼物：芽兰带、绣花鞋、襟头香珠、胭脂匣子、珠宝玉石……只差没送来西人百货公司新近运到的名贵铜床。

——送予妓女一张铜床？最大方的恩客也不会这样做。

谁知如花说，后来，他真的送了。十二少父母在堂，大户人家，虽是家财百万，但他尚未敢洞穿"夹万"底，做火山孝子，不过尽力筹措了二百多元不菲之数，购买了来路货大铜床，送至如花香巢。日后经常返寨享用他的"赠品"。这红牌阿姑以全副心神，投放于一人身上，其他恩客，但觉不是味儿。为此，花运日淡，台脚冷落，却终无悔意。二人携手看大戏、操曲子……

我不相信这种爱情故事。我不信。——它从没发生过在我四周任何一人身上。

正想答话——电话铃声蓦地响了。

在听着古老的情爱时，忽然响起电话铃声，叫人心头一凛，仿佛一下子还回不到现实中。

我拿起听筒，是阿楚那连珠密炮的声音：

"哗，真刺激，我追车追至喜来登，那些落选港姐跟我们行家捉迷藏……"

"你回家了？"

"没有，我在尖沙咀。她们爆内幕，说甲拍上级马屁；乙放生电；丙自我宣传；丁是核突状王……"

这些女孩子，输了也说一大箩筐，幸好不让她们赢，否则口水淹死三万人。输就输了，谁叫自己技不如人，人人去搏见报搏出名，你不搏，表示守规则？选美又不颁发操行奖。所以我没兴趣。但如果没有这些花边，阿楚与她的行家们便无事可做，非得有点风波不可。

"你快回家，现在几点了？赶快跑回沙田写稿去。"—我其实怕她跑来我这里写稿。以前没问题。今晚万万不能。

"我不回去，太晚了，我现在过来。"

她喜欢来就来，走就走。但，今晚，我一瞥如花。她基于女性敏感，一定明白自己的处境。也许她习惯成为生张熟魏的第三者，"老举众人妻，人客水流柴"。惟本人袁永定，操行纪录一向甲等，如今千年道行一朝丧，阿楚本来便泼辣，上来一看……你叫我如何洗刷罪名？

"——你不要来。"

"为什么？"

"我要睡了。"

"你睡你的，有哪一次妨碍你？我赶完娱乐版，还要砌两篇特稿给八卦周刊赚外快。你别挡人财路。"

"早就叫你不要上来，回家写好了。"

"——"阿楚不答。我仿佛见她眼珠一转。

"为什么？你说！"她喝令。

"厕所漏水，地毯湿透了。"我期艾地解释。

"袁永定，你形迹可疑，不懂得创作藉口。——我非来不可。如果地毯没有湿透，你喝厕所水给我看！"

"我有朋友在。"

轰然巨响，是阿楚掷电话。天，这凶恶的女人杀到了。

我怎么办？

如花十分安详："不要紧，我给她解释。"

"你未见过这恐怖分子。有一次她在的士高拍到某男明星与新欢共舞的照片。男明星企图用武力拆菲林，她力保，几乎同男人打架。——她是打不赢也要打的那种人。"

"你怕吗？"

我怕吗？真的，我怕什么？如花只是过客，解释一下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

"永定，"她又开始她的风情，"你放心，应付此等场面我有经验。"啊，我怎的忘却她见过的世面！

"而且，我有事求你，不会叫你难下台。也许，借助你女朋友的力量，可帮我找到。你看，我可是去找另外一个男人的。"

是的，并不是我。

一阵空白。我计算时间，不住看表。阿楚现今在地铁、的士，现今下车，到了我家门。我在越趋期间，无意地发现进屋多时，我却未曾放松过，未换拖鞋，甚至钮扣也没有解开。在自己的家，也端正拘谨。面临一个两美相遇的局面。

嘿嘿嘿，我干笑起来，顺手抄起桌上的苹果便吃，谁知是如花"吃"过的"遗骸"，吓得我！门铃一响，像一把中人要害的利剑。

门铃只响了一下，我已飞扑去开门。

门一打开，我们三人六眼相对，图穷而匕现。

## 胭脂扣 二

阿楚，这个短发的冲动女子，她有一双褐色的眼珠。她用她自以为聪明的眼睛把如花自顶至踵扫一遍，然后交加双臂望向我。

"阿楚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如花。"

二人颌首。我拉女友坐下来。她又用她自以为聪明的眼睛把桌上的水果和我那整齐衣冠扫一遍。十分熟落地、若有所示地把她的工作袋随便一扔，然后脱了鞋，盘坐于沙发上，等我发言。

她真是一个小霸王。

"如花——她不是人。"

阿楚窃笑一下。她一定在想：不是人，是狐狸精？

于是我动用大量的力气把这故事复述，从未曾一口气讲那么多话，那么无稽，与我形象不相符。阿楚一边听，安静地听，一边打量我，不知是奇怪本人忽地口若悬河，还是奇怪我竟为"新欢"编派一个这样的开脱。

"她说什么你信什么？"

是，为什么呢？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一个陌生女子的话，且把她带至此，登堂入室。——何以我全盘相信？

也许，这因为我老实，我不大欺骗人，所以不提防人家欺骗我。而阿楚，对了，她时常说大大小小的谎，因此培养了怀疑态度。每一事每一物都怀疑背后另有意思，案中有案。

她转向如花："你怎样能令我相信你是个五十年前的鬼？"

如花用心地想，低头看她的手指，手指轻轻地在椅上打着小圈圈，那么轻，但心事重重。我的眼睛离不开她的手指。

"呀，有了！你跟我来。"

"去哪儿？"

阿楚不是不胆怯的，她声都颤了。

如花立起来，向某房间一指，她走前几步，发觉是我的房，但觉不妥，又跑到厕所中去。她示意阿楚尾随入内。

厕所门关上了。

我不知道这两个女人在里头干什么，鬼用什么方法证明她是鬼。我在厅中，想出了二十三种方法，其实最简单的，便是变一个脸给她看。——不过，她的鬼脸会不会狰狞？

二人进去良久，声沉影寂。

我忍不住，想去敲门，或刺探一下。回头一想，男子汉，不应偷偷摸摸，所以强行装出大方之状，心中疑惑绞成一团一团。

门咿呀一响，二人出来了。

我想开口询问，二人相视一笑。

"你如今相信了吧？"

"唔。"阿楚点头。

"请你也帮我的忙。"

阿楚故意不看我的焦急相，坐定，示意我也坐下来，好生商量大计。

"你们——"我好奇至沸点。

"永定，"她截住我的话，"如花的身世我们知得不够多。"

"谁说的？"



"你晕浪，问得不好。"她瞪我一眼。

我马上住嘴，不知是因为她说我"晕浪"，抑或"问得不好"，总之住了嘴。心虚得很。

"现在由我访问！"她权威地开始了，"如花，何以你们二人如胶似漆，十二少竟不娶你？他可有妻子？"

啊对了，我竟没有深究这爱情故事背面的遗憾。遗憾之一，由阿楚发问：有情人为何终不成眷属？

十二少虽与如花痴迷恋慕，但他本人，却非"自由身"，因为陈翁在南北行经营中药海味，与同业程翁是患难之交，生活安泰之后，二者指腹为婚。十二少振邦早已有未婚妻，芳名淑贤。

"我并没有做正室夫人的美梦，我只求埋街食井水，屈居为妾，有什么相干？名分而已。不过……"

如花的惆怅，便是封建时代的家长，自视清白人家，祖宗三代，有纳妾之风，无容青楼妓女入宫之例，所以坚决反对，而且严禁二人相会。

这是我们在粤语长片中时常见到的情节，永远不可能大团圆。到了后来，那妓女多数要与男主角分手，然后男主角忧郁地娶了表妹。——也许他很快便忘了旧情，当做春梦一场。"地老天荒"？过得三五年，他娇妻为他开枝散叶，儿女绕室，渐渐修心养性，发展业务，年事日高，含饴弄孙，又一生了。谁记得当年青楼邂逅的薄命红颜？

"你与他分手了？"阿楚追问。

"不，我死心不息。"如花忆述，"一天，鼓起勇气，穿着朴素衣裳，十足住家人模样，不施脂粉，不苟言笑，亲自求见陈翁。"

"他赶你走？" "他与我谈了一会。至我恳切求情，请准成婚时，陈老太拿出掘头扫把——"

"以后呢？"

"后来，他偶尔做了一单亏本生意，因为迷信‘邪花入宅’，带来衰运，永远把我视作眼中钉。"

"那十二少，难道毫无表示吗？"阿楚愤愤不平，"你为他付出这样多，他袖手旁观？你要他干什么？不如索性……"

如花脸上一片光辉："他，为我离家出走！"

"哦，算他吧！他住到你家？"

"不是家，是‘寨’。"轮到我发一言了。

阿楚白我一眼，不服。

"是呀，一间寨通常三层。地下神厅之后，二三楼都是房间，我因是红牌，个人可占一间，其他台脚普通的阿姑，则两三人同居一房。"如花答。

"他住到你寨里，方便吗？"

"他没住下来，根本没这规矩。他另租房子，就在中环摆花街。"

"那你洗尽铅华，同他相宿相栖去？"

"没有。"

"二人难道不肯挨穷？"

"不是不肯，是不敢。"

三人默然。多么一针见血。挨穷不难，只要肯。但你敢不敢？二人形容枯槁，三餐不继，相对泣血，终于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脾气日坏，身体日差，变成怨偶。一点点意见便闹得鸡犬不宁，各以毒辣言语去伤害对方的自尊。于是大家在后悔：我为什么为你而放弃锦衣玉食娇妻爱子？我又为什么为你而虚耗芳华谢绝一切恩客？

当你明知事情会演变至此时，你就不敢。如花虽温十二少，但她"猜、饮、唱、靚"，条件齐全，慕名而来的客人，还是有的。某些恩客，刻意不追究如花的故事。如花的故事，延续着。

"十二少靠吃软饭为生？"

阿楚的访问，真是直率，而且问题咄咄逼人。眼看如花面色一变，但她一定用更多的答话来解释。于是访问者奸计得逞。

凌楚娟小姐，我心底佩服：你真不愧娱乐版名记。

自她坐下来开始，问题便滚滚而来。我真汗颜，我是人家讲什么我便听什么；她呢，人家讲得少一点，她便旁敲侧击盘问下去。

果然，如花不堪受辱。

"他没有靠我养。他有骨气，不高兴这样。"

"但，一个纨绔子弟，未历江湖风险，又没有钱创业兴家，这样离开父荫跑了出来，他总不能餐餐吃爱情。"

"他去学戏。"

"有佬信收他吗？"我想到就说。

"怎么没有？"如花为情郎颜面而辩。

"不不，请勿误会。"阿楚打圆场，"他的意思，是当年的佬信架子很大，拜师不易。绝对没有低估十二少。"

"而且，"阿楚乘机再狡猾，"我跑娱乐圈知道，访问老一辈的伶人时，都说他们当年追随开山师父时，等于是工人侍婢。"

见如花气平了，阿楚得意地朝我撇撇嘴。

不过，即使如花为十二少的骨气辩护得不遗余力，到底，我们还是了解：都是如花的说项。在十二少仍是失匙夹万之际，他与如花已是太平戏院常客，看戏操曲，纯是玩票遣怀。人生如戏，谁知有一天，他要靠如花<sup>1</sup>在酒家开一个厅，挽人介绍大佬信华叔，央请收十二少为徒，投身戏班。

华叔见十二少眉清目朗，风流倜傥，身段修长秀俊，有起码的台缘。要知登台演戏，最重要是第一眼。

——当然，在爱情游戏中，最重要的，也就是第一眼。

"为了十二少的前途，我对华叔苦苦恳求，直至他勉为其难，答允了。拜师之日，我代他封了‘赞仪’美金一百元。"

"那是多少钱？"阿楚问。

"约港币四百元。"

"你如何有这许多钱？"

"找个瘟生，斩之。"

"十二少知道吗？" "他不必表示‘知道’。"

真伟大。我想，如果有个女人如此对待本人，我穷毕生精力去呵护她也来不及。但这样的钱，如何用得安心？

虽然华叔看名妓面上，徒弟常务如倒水洗脸、装饭摇扇、抹桌执床、倒痰盂等工作，不必十二少操劳，但贱役虽减，屈辱仍在，新扎师兄要挣扎一席位，也是不容易的。

"十二少有没有红起来？"

"不知道。"

"不知道？什么意思？"我忙问。红就是红，不红就是不红。30年代的佬信，一切立竿见影，不比今日的明星，三年才拍一部戏，年年荣登"十大明星"宝座。她们只在"登台"时最



红。

但我真是一根肠子直通到底。阿楚以手肘撞我一下。

这是如花心上人，她会答"他红不起来"这种话吗？

女人通常讲"不知道"，真是巧妙的应对，永远不露破绽。

自此，十二少心情长久欠佳，但觉无如意事。不容于家，不容于寨，又不容于社会。为了与一个痴心女子相爱，他付出的代价不能说不大。

"有时，他以冷酷的面孔相向，"如花泫然，"甚至借题吵骂，我都甘心承受。他在无故发脾气之后，十分懊悔，就拥着我痛哭，哭过了，我对镜轻匀脂粉，离开摆花街，便到石塘咀。"

她无限依依："有时关上门，在门外稍驻，也听到他的嚎哭。"

我眼前仿见一架长班车（私家手车），载着千娇百媚、滴粉搓酥的倚红楼名妓，招摇过市。她又上班去了。阿姑的长班车，座位之后竖了一支杂色鸡毛扫，绚缦色彩相映。车上又装置铜铃，行车时丁当作响。

这侧身款款而坐，斜靠座位，尽态极妍的女子，眼波顾盼间，许有未干泪痕。问世间情是何物……

我们都不懂得爱情。有时，世人且以为这是一种"风俗"。

我和阿楚，在问了一大堆问题之后，也无从整理。一时间又想不起再问什么。这都是一些细碎、温柔的生活片段，既非家国大事，又非花边新闻。

我们都忘记了前因后果。前因后果都在红尘里。甚至，我竟忘记了她为什么上来一趟。

还是阿楚心水清：

"你们以后的日子怎样？你为什么要寻找他？你比他早死？抑他比你早死？"

"我们一齐死。"

"啊——"阿楚叫起来。

我按住她的手：

"不过是殉情，你嚷嚷什么？"

"永定，何谓‘不过’是殉情？叫你殉情你敢不敢？"

"那就要视环境而定了。"

"你敢不敢？"她逼问。

"也要视其原因。"

"即是不敢啦。"阿楚抓到我的痛处。

——但殉情，你不要说，这是一宗很艰辛而无稽的勾当。只应该在小说中出现。现代人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呢？

"不敢就不敢。"我老实地答。

虽然说敢，反悔了又不必坐牢，起码骗得女友开心，但我真蠢！在那当儿，连简单的甜言蜜语也不会说。我真蠢。

阿楚不满意了："永定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粗心大意的男人了，你看看人家如花和十二少！"

"看看我们有什么好？"如花怨。

——不久，十二少壮气蒿莱，心灰意冷，深染烟霞癖。

当时鸦片由政府公卖，谓之"公烟"，一般塘西花客，都喜欢抽大烟，六分庄的鸦片一盅，代价九毫。一般阔少抽大烟，不过消闲遣怀，他们又抽得起。落魄的十二少，却借吞云吐雾来忘忧。

如花无从劝止，自己也陪着抽上一两口。

渐渐，日夕一灯相对，忘却闲愁，一切世俗苦楚抛诸脑后，这反而是最纯净而恩爱的辰

光了。一灯闪烁，灯光下星星点点的乱梦，好像永恒。

十二少说："但愿鸦片永远抽不完。"

只是第二天，一旦清醒，二人又为此而痛哭失声。长此下去，如何过得一生？  
一生？

前路茫茫。烟花地怎能永踞？红不起来的戏子何以为生？彩凤随鸦，彩凤不是彩凤。但鸦真是鸦。楚馆秦楼，莺梭织柳，不过是飘渺绮梦，只落得信誓荒唐，存歿参商。

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。真是，如何过得一生？

但觉生无可恋。二人把心一横，决定寻死。

"你们如何死法？"

"吞鸦片。"

"吞鸦片可以死吗？鸦片不是令人活得快乐一点的东西吗？"阿楚怀疑。

"鸦片也是令人死得快乐一点的东西。"如花说，"它是翳膩馨香的麻醉剂。"

"你俩真伟大。"阿楚无限艳羨。

"不是伟大，只是走投无路。"

"二人都吞下鸦片？"

"是。"如花强调。

"怎样吞？"

"像吃豆沙一样。"

"十二少先吞，还是你先吞？"

"一起吞。"

"谁吞得多？"

"为什么你这样问？"如花又被激怒了，"我都不怀疑，何以你怀疑？"

阿楚噤声。

我只好跑出来试试发挥缓和的力量：

"——结果是，你先行一步，在黄泉等他，不见他来，对不对？"

"等了很久，不见他来。"

"或者失散了？"阿楚又恢复活泼。

"没理由失散。我在黄泉路上，苦苦守候。"

"或者一时失觉，碰不上。连鬼也要讲缘分吧？硬是碰不上，也没奈何。"我说。

"所以我上来找他，假如他再世为人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叫他等一等，我马上再来。"

"他怎么可能认得你呢？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了。"

"不，"如花胸有成竹，"去的时候，我俩为怕他日重认有困难，便许下一个暗号。"

"什么暗号？"

"三八七七。"

"这是什么意思？"

"因为我们寻死那天，是三月八日晚上七时七分。我们相约，今生不能如意，来生一定续缘，又怕大家样子变更或记忆模糊，不易相认，所以定个暗号。是惟一的默契和线索。"

"呀，三八——"阿楚忽省得一事。

"什么？"如花急问。

"三月八日是一个节日。"我告诉她，"妇女节。"

如花皱眉："我没听过，这是外国的节日吧？纪念什么的？"

一切只是巧合。一个妓女，怎晓得庆祝妇女节？何况还是为情而死，才二十二岁的妓女。妇解？开玩笑。

三八七七，三八七七。

我和阿楚在猜这个谜。

三月八日早已过去。七月七日还没有来。

要凭这几个数字作为线索，于五六百万人中把十二少找出来？

"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"我没好气地说，"在每一个男人跟前念：三八七七。如果他  
有反应——"

"永定，你再开玩笑我们不让你参加！"阿楚这坏女孩，竟想把我踢出局？这事谁惹上身的？岂有此理。

不过我们也在动脑筋。我们都是这都市中有点小聪明的人吧，何以忽然间那么笨？

三八七七，也许是地址，也许是车牌，也许是年月日，也许是突如其来的灵感，小小的蛛丝马迹，一切水落石出。——我不断地敲打额角，企图敲出一点灵感。

我没有灵感，我只有奇怪的信念：一定找到他！

在这苦恼的当儿，惟有随缘吧，焦急都没有用。折腾了一夜，真疲倦。我又不是鬼，只有鬼，在夜里方精神奕奕。

终于我们决定分头找资料，明天星期日，我到大会堂去。

"那我先走了。"如花识趣地、委婉地抽身而退。

"你到哪儿去？"我急问。

"到处逛逛。"

"别走了，你认不得路，很危险。"

阿楚见我竟如此关怀，抬眼望着我。

"不要紧，"如花说，"我认得怎样来你家，请放心。"

末了她还说："也许，于路上遇到一个男人，陌路相逢，他便是十二少，就不必麻烦你了。如果遇不上，明晚会再来。" "喂，你没有身份证——"话还未了，她在眼前，冉冉隐去。我怅然若失。她到哪儿去了？我答应帮忙，一定会帮到底，明晚别不出现才好。

如花，她是多么地晓得观察眉眼，一切不言而喻，心思细密。她是不希望横亘于我与女友之间，引起不必要误会，所以她游离浪荡去了。她是一个多么可怜的鬼，我们竟不能令她安定度过一宵。她的前生，已经在征歌买醉烟花场所里，无立锥之地，如今，连锥也无。我很歉疚。

"喂，"阿楚拍我一下，"你呆想什么？"

"没什么。"我怎能告诉她我挂念如花。我忽地记起一直没机会发问的事，"刚才你们跑到厕所去干吗？"

"啊——"阿楚卖关子，"她给我证明她是鬼呀。她不证明，我怎肯相信。"

"如何证明？"

"不告诉你。"她转身坐下来。

"说呀。"我追问。

阿楚不理睬我，她摊开稿纸，掏出笔记簿，里面有些如符如咒的速记，作开始写稿状："你别吵着我赶稿，我要赶三篇特稿。"

算了，我不跟她拉锯，说就说，不说就不说，难道要我牵衣顿足千求百请吗？于是不打算磨菇下去。见我收手，阿楚又来勾引：

"你不要知道吗？好吧，告诉你，她让我看她的内衣。我从未见过女人肯用那种劳什子胸围，五花大绑一般，说是 30 年代，简直是清朝遗物！"

说完我俩笑起来……

大会堂的图书馆有一种怪味，不知是书香，还是地蜡，抑或防虫剂。嗅着，总有朝代兴

亡的感觉。

红底黑字的对联是"闻得书香心自悦，深于画理品能高"。——不知如何，我记得十二少送予如花的花牌："如梦如幻月，若即若离花"。这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两副对联了，一个是宽天敞地，一个是斗室藏春。你要黄金屋，还是颜如玉？

我浏览一下，发觉没有我想找的资料，便跑到参考图书馆去。当我仍是莘莘学子之一时，我在此啃过不少一生都不会用得着的书本。何以那时我寒窗苦读，如今也不过如此。当年我怎么欠缺一个轰烈地恋爱的对象？——不过如果有了，我也不晓得"轰烈"。这两个字，于我甚是陌生，几乎要翻查字典，才会得解。

"小姐，我想找一些资料。"

"什么资料？"一个戴着砧板厚的眼镜的职员过来。

"所有香港娼妓史。特别是石塘咀的妓女，有没有关于她们的记载？"

那女人瞅我一眼：

"请等等。"

然后她跑到后面给我找书。

我见她对一个同事私语，又用嘴巴向我呖了一下。这个老姑婆，一定把我当做咸湿佬。真冤枉，本人一表人材……"对不起，"她淡淡地说，把几本书堆在柜台上，"没什么娼妓专书，只有《香港百年史》和这几本掌故。"

我只好道谢，捧到一个角落细看。我又不是那个专写不文集的黄，她凭什么以此不友善眼光追随？

我不看她，光看书。

翻查，掀到"石塘咀春色"，企图自字里行间窥到半点柔情，几分暗示。

香港从 1841 年开始辟为商埠，当时已有娼妓。一直流传，领取牌照，年纳税捐。大寨设于水坑口，细寨则在荷李活道一带。

大寨妓女分为："琵琶仔"、"半掩门"和"老举"……我一直往下看，才知道于 1903 年，政府下令把水坑口的妓寨封闭，悉数迁往刚刚填海的荒芜地区石塘咀。那时很多依附妓寨而营业的大酒楼，如杏花楼、宴琼林、潇湘馆、随园等，大受影响，结束业务。

不过自 1910 年开始，"塘西风月"就名噪一时。在 1935 年之前，娼妓一直都是合法化的。花团锦簇，宴无虚夕，真是"面对青山，地临绿水，厅分左右，菜列中西，人面桃花，歌乐升平"。及后禁娼……

但文字的资料仅止于此，虚泛得很。

我还有缘得见几张照片，说是最后一批红牌阿姑。有一位，原来也是"倚红楼"的，名唤花影红。不过她比不上如花的美，而且又较丰满。真奇怪，何以不见如花的照片？

对了，原来如花早已不在了。他们在 1932 年吞的鸦片。

我灵机一动，忙还书，又商借别的。

"小姐，"我斯文有礼地向她招呼，免生误会，"对不起，我想再借旧报纸的微型菲林。"

"几年的？"

"1932 年。"

"1932 年？"她找出一本册子来，"没那么早。"

"最早的是几年？"

"最早也要 1938 年。"

嗯，那年如花已经死了。

"麻烦你了，不太合用。"我转身想走。

——啊不，三八年？

"小姐小姐，"我兴奋得大声地唤，"我要借三八年七月七日那卷！"

我之所以兴奋，是因为想到，会不会在三八年七月七日的报纸上，刊了有关十二少的消息？那天可是他再世为人的出生日？可有一点线索供我追查下去？我只是区区一个广告部副主任，得以兼任侦探，做梦也想不到。一边想，一边笑，催促之声音也大起来。

"先生，在图书馆中请保持安静。"

她给我的印象分早已是"丙"，不，也许是"丁"，所以一见我表情有异，更防范森严。

"这卷微型菲林是星岛日报 1938 年下半年的，你自己找七月七日吧。"

她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，身份证号码。在登记身份证号码时，一再复看，证实无讹。怕是一见势色不对，诸如我出言不逊，意图非礼，或公共场所露出不文之物，她们便马上去报警。——都是我自己不好，研究娼妓问题走火入魔了，样子也开始变得像急色的嫖客。我让那步步为营的女职员安装好菲林之后，便按掣察看。由七月开始，逐天逐天地看，这些在我出生二十年之前的民生国事。

但，看到七月七日，我也找不到任何资料。我只知道当年的卖座电影是《陈世美不认妻》。士多卑厘果占卖一元五毫八仙一瓶。饮咕很时髦。副刊的文章是《青年如何读书报国》。又因战事已经爆发，香港也受波及，报上提到日军，都用一个"×"或空白格子代替，有些稿件的位置开了天窗，植上"被检查"字样……已是乱世，谁有工夫顾盼儿女私情？

我很失望。花了半天的时间，毫无头绪，还遭受女人的白眼。如果那女人好看一点，也是无妨，但她又长得……算了，我对美女的标准，竟然在一夜之间提高不少呢。

当我自大会堂图书馆出来时，普天是烂漫阳光。

只有我，因为空手而回，甚是无聊，一如没上电芯的收音机、没加水银电池的计数机、没蜡烛的灯笼、没灯的灯塔、没灯塔的海。

脑中充斥着三八七七的旧报资料：陈世美不认妻、士多卑厘果占、读书报国、"×"侵华行动、"被检查"……

沿着电车路，信步行至中上环，那个站，是我与如花一同上车的站。

咦，往上行，不是南北行吗？如花偶尔提过，十二少当年是南北行三间中药海味铺的少东。于是移步上行，谁知，我也认不得路了。

这里有新厦，有银行，就是不见老店。在一间卖人参的高丽店子门外，老头给我遥指：

"这边不是南北行，往西行才是。文咸西街，知道吗？南北行以前很有地位，知道吗？以前——"

没等他说完，我连连谢过。我怕他又给我惹来另一个故事，那我此生也必得在 30 年代的风尘中打滚了。不，一宗还一宗。先解决如花的这一宗。

这南北行一带，虽已破旧立新，面目全非，但间中还可可见残存的老字号，木招牌，漆了金字，两旁簪花。店里高高悬着风扇，一边排了木桌，木桌上有算盘。整条街，弥漫着当归的香味，闻着闻着，魂魂魄魄都不知当归何处。

星期天，大部分都休息。一些不休息的店铺，稍稍张了半扇门，里头有不知岁数的老人在扇着折扇，闲话家常。墙上有毛笔写的该店里的货品名称：琥珀猴枣散、清花玉桂、金丝熊胆、老山琥珀、正龙涎香、箭炉麝香、公母犀角、金山牛黄、珍珠冰片……我完全不懂得是什么玩意。

"喂，你找谁？"突然有声音问。我吓了一跳。

始知我在这木门外，已不自觉地怔了好一会儿。定过神来，连忙谦恭地向这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说：

"阿叔，你好，吃过了饭吗？"

"什么事？"

"——"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"你这儿是不是姓陈呀？"

"不是。"

"附近有没有哪间店的东主姓陈？"

"问这干什么？"

干什么？我只见里面有年迈的伙计在挑拣花旗参，花旗参摊在斗箩上，他们分类分大小，好样的拣在另一个小窝篮中。

"——是这样的，我祖父专营花旗参，以前在附近也有店铺。后来举家移民到——英国去。这次我回来，代他探访故旧，姓陈，叫……叫什么振邦……"我的谎言也算及格吧。

"我不认识这个人。"他在思索，"姓陈的？三十几号一列以前好像是姓陈的，不过后来转卖了给人。其他我不知道，我们后生一辈不知道这么陈年的旧事。"

不知道陈年旧事是对，但怎么还称自己为"后生一辈"？这年头，男男女女都不服老。

"谢谢。"

别过这"后生一辈"，便往三十几号进军，莫不是三十八号？沿途，也见有海味店在起货，门前挂了牌子，专售象牙、蚌壳、虾米、腰果、燕窝、鱼翅、鲍鱼、海参、冬菇，竟还有鸭毛。鸭毛有什么用？

然后我找到了。

正正对着我的是一个木牌，写着地基工程公司。——对了，由三十号至四十二号A，一列店铺早已拆卸，现今是颓垣败瓦一片。"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"。

于南北行逛了一会，不得要领。

小巷中有一档摊子，在卖一些食品，我走过去，见到一堆堆黏黏腻腻的东西，问得是"糯米糍"。这种糯米糍是湿的、扁的。里头的馅是花生、豆沙、芝麻。看来是一种甚为古老也许有五十年历史的食品。我每款买了三个，预备给阿楚和如花做点心——我也学做一个周到的男人。

回到家，才是下午。

我开了啤酒，放了些音乐，昏昏沉沉的，猜想十二少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。那时西装并不盛行，不过以堂堂南北行少东的身份，一定衣履煌然，不穿西装的时候，或长衫或短打，细花丝发暗字软缎。走起路来，浮浮薄薄。他的重量，是祖上传下来的重量，譬如钱，譬如店，譬如一个指腹为婚的妻子。根本他就毋需为自己铺路。他只以全副精神，去追踪如花的眼睛。他追踪她的眼睛。她追踪他的眼睛……

昏昏沉沉中，我以为自己在塘西买醉。

门铃响了，在这个琥珀色的黄昏。啊，原来不过是我那住隔壁的热情过度的姐姐，捧来半个西瓜。

"喂，怎么星期天也在家？"

"我刚回来吧。"

"阿楚又不陪你？你真没用。"

"她挑了幻灯片给八卦周刊做封面，那是她的外快，要赶的。如今生意难做，大部分周刊连夜开工齐稿，空了十五个名字的位，等三两句侧写便付印。大家斗快出版。"

"我不关心哪本周刊出得快，我只看不过你追女仔追得慢！"

真烦。好像上帝一样，永远与世人同在。虽是独立门户各自为政，可我姐姐因我一日未娶，就一日以监护人、佣人、南宫夫人自居，矢志不渝。——人人都有一个女人，为什么我的"女人"是姐姐？

我把那半个西瓜放进冰箱，度数校至最冷——因如花只吃冷品。还有午间买的糯米糍点心。这些都用作款客。奇怪，我也不觉得饿，只觉得夜晚来得太迟。



今晚，我们三人又可以商议到什么寻人计划？左付右度，一点轻微的声音都叫我错觉是如花又冉冉出现了。

但没有。

我先吃了一个糯米糍，那原来是豆沙馅的。吃第一口没什么，刚想吞，忽地忆起他们吞鸦片自杀的一幕，食不下咽。半吞不吐时，门铃乍响，我只得骨碌一声吞下。

门开处，不见人。

"永定。"

如花斜坐沙发上唤我。

她来去原可自如，何必按铃？看来是为了一点**礼仪**。我对她的好感与日俱增——只不过第二日。

便也记得在《石塘咀春色》中记载的龟鸲训练阿姑的规矩。也许倚红楼三家都自小灌输礼仪知识，她们都出落得大方、细致、言行检点、衣饰艳而不淫。她们不轻易暴露肉体，束胸的褰衣，像阿楚所说的"五花大绑"。据说除了仪表规矩外，也切忌贪饮贪食，更不容许不顾义气撬人墙脚。性情反叛顽劣一点的女孩，教而不善，龟鸲用一种"打猫不打人"的手段树立威信。打得一两次便驯服了。

原来他们对付不听话的妓女，是把一只小猫放入她的裤裆里，然后束紧裤脚，用鸡毛掸子用力打猫不打人。猫儿痛苦，当下四处乱蹿狂抓……

我定一定神，向如花招呼："你今天到哪儿去呀？"

"到处碰碰吧。"

"碰到什么？"

"到了一处地方，音乐声很吵，人山人海，很快乐地跳舞聊天和吃东西。那是一群黑人。"

"

"黑人？"

"是呀。肤色又黑，嘴唇又厚，说话叽叽呱呱的，一点都听不懂。"

——哦，那个地方是中环皇后像广场，那批"黑人"是宾妹。

"她们是菲律宾来的，全都是佣人。"

"哗，光是佣人就那么多？香港人，如今很富有的吧？"

"不，她们的工资很低的。"

"工资低也肯做？"

"肯，因为她们的国家穷，所以老远跑来香港煮饭带小孩洗衣服，赚了钱寄回去。"

"她们，没有别的方法可赚钱吗？"

"有，"我顺理成章地答，"也有做妓女，游客趁游埠的时候也唤来过夜。这是她们比较容易的赚钱之道。"

"一叫便肯过夜？"

"是。难道你们不是？"话没说完，我深悔出言孟浪，我不应该那么直话直说，好像一拳打在人鼻子上。

因为我见如花带着受辱的神色，咬着下唇，思量用什么话来回答我，好使我对她的观感提升。每个人都有**职业尊严**。我的脸开始因失言而滚烫起来。

"——我们不是的。"如花说，"大寨自有大寨的高宴处，虽然身为阿姑，却不是人人可以过夜，如果不喜欢，往往他千金散尽，也成不了入幕之宾。"

见如花正色，我也不敢胡言。基于一点好奇，腼腆地问：

"如果想——那么要——我是说，要经很多重‘手续’吗？"

"当然啦，你以为是二四寨那么低级，可以干尸收殓，即时上床吗？"看，这个骄傲美丽的、曾经有男人肯为她死的红牌阿姑！



你别说，中国人最倔强的精神是"阶级观念"，简直永垂不朽。连塘西阿姑，也有阶级观念。大寨的，看不起半私明的；半私明的，又看不起大道西尾转出海傍炮寨的——一行咕喱排着长龙等着打炮，五分钟一个客。

地域上，石塘咀的看不起油麻地的。身份上，红的看不起半红的；半红的又看不起随便的；那些随便的，又看不起乞丐。

如花也不过是一个女人吧。她的本质是中国人的本质，她有与众不同之处，只是因为她红了。"永定！"她以手在我眼前一挥。见我这样定睛望着她沉思，心底不无得意——说到底，她也不过是一个女人吧。"让我告诉你一些‘手续’好不好？"

"好好好。"我一叠连声答应。

于是她教会我叫老举的例行手续，由发花笺至出毛巾、执寨厅、打水围、屈房……以至留宿。多烦琐，就像我等考试：幼稚园入学试、小一派位试、学能测验试、中三淘汰试、会考、大学入学试……我才不干。

——所谓执寨厅，设响局，六国大封相的锣鼓喧天，歌姬清韵悠扬。饮客拾级登楼，三层楼的寮口嫂必恭必敬地迎迓，高呼"永定少到！"然后全寨妓女燕瘦环肥，一一奉为君王。但晚饭消夜甜点烟酒打赏、还有什么"夹翅费"、"开果碟费"、"毛巾费"、"白水"之类贴士……连"床头金尽"四个字还未写完，我已壮士无颜。

想不到塘西妓女有此等架势。真是课外常识。老师是不肯教的。阿楚在我俩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才到。

因她迟来，如花不好把她讲过的从头说起，怕我闷。我把西瓜、点心递予阿楚，她又不怎么想吃。见我俩言笑晏晏，脸色不好看。

如花对她说：

"我今天漫无目的到处走，环境一点也不熟，马路上很热闹。我们那时根本没什么车，都是走路，或者坐手拉车。我在来来回回时被车撞到五六次，真恐慌。"

"到了1997后，就不会那么恐慌了。"我只好这样说。

"1997？这是什么暗号？关不关我们三八七七的事？"

"你以为人人都学你拥有一个秘密号码？"阿楚没好气。

阿楚发了一轮牢骚，如花半句也不懂，她以为阿楚在嘲笑她的落后。

"如花，"我连忙解释，"你不明白了。但凡不明白的，不问，没有损失。"

她果然不问了。我只联想到，当年是否也有一个男人，背负着道德重担和传统桎梏，又不愿她苦恼，所以说："你不明白了。但凡不明白的，不问，没有损失。"然后她果然不问了。但遇三杯酒美，况逢一朵花新，片时欢笑且相亲，明日阴晴未定。

在我无言之际，阿楚又把中心问题提出来："你到过哪儿？"她惟一的兴趣，只是当侦探。"很多街道。譬如中环摆花街。当年十二少的居停已经拆了，变成一间快餐店，有很多人站在那里，十分匆忙地吃一些橙色酱汁和物件拌着白饭。"

"那是鲜茄洋葱烩猪扒饭。"

"哦，有这样的一种饭吗？听上去好像很丰富似的。"

如花还想形容那饭，阿楚抢着说："这是我们的民生。不过那饭，番茄不鲜，洋葱不嫩，猪扒不好吃。"

听得阿楚对一个饭盒的诋毁，我忽然记起某食家之言："苦瓜不苦，辣椒不辣，男人唔咸，女人唔姣，最坏风水。"

想归想，不敢泄漏半分笑意，我正色问如花：

"还去过哪些街道？"

她再数算：

"士丹利街三十八号，是一间摄影铺子；皇后大道中三八七号，没有七楼。皇后大道西的三八七号 A，是一座公厕呢。还有轩尼诗道三十八号，卖衣服的。根本没七十七楼那么高，还有……"

我们叫她明天再去碰，她环游港九不费力。

"永定，那广告照样刊吧。"阿楚说，"你当自己人收费，随你用什么方法开数。"

"用什么方法开数"？还不是打最低的折头然后本人掏腰包，难道我会营私舞弊？真是。

终于决定在报章上刊登广告，电台上的寻人广告也试一试。全都是："十二少：老地方等你。如花"。

如果有些无聊臭男人跑到石塘咀故地调侃，讲不出三八七七的暗语，就是假冒。但，他们如何得知"老地方"？想一想，好似千头万绪，又好似天衣无缝。其实是老鼠拉龟，只得分头进行。

"再想，还有没有其他途径？"我犹在热心地伤脑筋。

"呀！"想到了，"阿楚，你同我留意一下车牌的线索。"

"嗯，"她应，"如果不大忙的话。"末了她瞥一瞥如花，"我走了。回家躺自己的床上睡得好一点。"

如花款款而立，只得也一起走了。

我见如花要走，挽留道："你还是暂时借住数天吧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又没有家。"

她推辞。临行，恳切地说："如果找到了十二少，二人得以重逢，真是永远感激你们两位。"

阿楚不待我回答，便自对她说：

"放心好了。"

两个女人都离去。

### 胭脂扣 三

我特别地感到不安。以前阿楚忙于工作，有时对我很冷淡，但她是一个可爱而古怪的女孩，居心叵测。她一旦对我好，叫我不敢怠慢。久而久之，助长了气焰，尾大不掉——连我招呼客人住几天，她也不表示殷勤，怎么可以这样？

计算时间，她已回到沙田去，我拨个电话，预备加以质问。非质问不可！"哪有如此不近情理？见人有难题，我怎不挺身而出？"

阿楚急接，还带着笑："你又不是肉弹明星，学什么挺身而出？"

"阿楚，别跟我要。我是说正经的！"

她没趣："是她自己要到处碰碰的，我又没赶她。嘿，我还在百忙中抽空帮她找人呢。我们努力，她自己更要加倍。还剩六天时间那么少，分秒必争才是。"

来势汹汹地说了一番，稍顿："你怕她终于不必依靠你，自己找到十二少，你劳而无功？"

"我只是担心，她无亲无故，又满怀愁绪，有人劝慰总是好的。"

"永定，"阿楚偏了，"她只是一个初相识的鬼，何以你对我不及对她好？"

"不是的——"我还想说下去。

对方并没有掷电话，只是卡一声，挂上了。

第二天，我与阿楚在上海小馆子吃中饭。她脸色寒寒的，她的俏皮毫无觅处。

我只得十分老土地先开口："有什么内幕贴士？十五名佳丽中谁最有机会？小何搅不搅外围投注？"

"我忙我的，你忙你的吧。"

"我还不知道怎样忙呢？"

"布袋装锥子——乱出头！"

"你得讲道理，那晚是她找上我的，又不是我通街通巷接洽寻人生意。"

"你口才进步了，想必是阿姑的训练有方啦。"

"你想到哪里去了？"

她刚想发作，伙计端上油豆腐粉丝汤和春卷，她别过头不答。我死死地帮她舀了一点汤，粉丝缠结着，又顺溜跌下大汤碗里去，溅起了水珠。她狠狠用手背抹了抹面，好像这水珠之产生是我故意制造的。

她夹了一截春卷，倒了大量的醋。醋几乎要把春卷淹死了。

我心中也有气，一时不肯让步：

"她只是一个可怜的鬼罢了。"

半晌，阿楚才说：

"她不是鬼，她是鸡！"

"那又怎样？"

"——你别跟她搭上了才好。"

"我？怎么会？"我理直气壮地答。

"谁信？你还留过她两次。"

"我才不会！我从来没试过召妓，我顶多只到过鱼蛋档。"

"吓？"阿楚闻言直叫，"你到过鱼蛋档？"

糟了，我怎能失言至此？我不愿继续这个话题，但霎时间转圜无术，怎么办怎么办？我的舌头打了个蝴蝶结，我恨自己窝囊到自动投诚自投罗网自食其果自掘坟墓！

"你说！你跑去鱼蛋档？"她暴喝着，"你竟敢去打鱼蛋？"

"不不，是广告部一班同事闹哄哄地去的。"

"你可以不去呀。"

"他们逼我去见识一下，小何担任领队。你问他。"

"牛不饮水谁按得牛头低？"

"我没有‘饮水’。"

阿楚又用她那褐色的眼珠逼视我，我只好再为她舀一碗汤。

她不喝汤。须臾，换另一种腔调来套我的话："你且说说吧，鱼蛋档是怎样的？"

"那可是高级的鱼蛋档呀！"

"啐！鱼蛋就是鱼蛋，哪分高低级？"说得明白，连阿楚也有点讪讪的。

她继续盘诘：

"里头是怎样的环境？"

"——"我稍作整理才开口，情势危殆，必得小心应对，"里头有神坛，是拜关帝的。"

"哦？关帝多忙碌，各道上的人都拜他。"说着，她再问，"里面呢？"

"——有鸳鸯卡座。"

"然后呢？"

"那卡座椅背和椅垫上有很多烟蒂残迹。也许是客人擦上去，也许部分也擦到鱼蛋妹身上了。那些卡座……"

"我叫你素描写生吗？我问你那些鱼蛋妹——"

"阿楚，"我努力为自己辩解，"我只摸过她几下，而且很轻手。我只是见识见识吧，又不是去滚。难道连这些经历也不可以有吗？**男人都是这样啦**。你看你好不好意思？一点小事就凶残暴戾。" "我知，我没有如花那么温柔体贴！"她负气地用这句话扔向我。

无端地又扯上了如花。无端地，阿楚烦躁了半天。她定是妒忌了。

真的，除了妒忌，还有什么原因可叫一个好强的女子烦躁？

但我一点也不飘飘然，没吃到羊肉一身膻，多冤枉。这边还帮不上忙，那边又添置不少麻烦。真头大如斗。

我万不能大意失荆州，息事宁人："阿楚，你别用那种语气同我说话。"

"我不是‘说话’，"她气还没平，"我是‘吵架’！我不高兴你帮她不遗余力。"

"何必为一个只上来七天的女鬼吵架？"

"哼！‘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到’。五千年来中国的男人莫不如此。你以前不那么轻佻，最近大不如前，想是近墨者黑。"

我才认得如花两天，就"近墨者黑"？这小女子真蛮不讲理。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口才一直拙劣，此刻招架无力，看起来更像走私。连五千年来**男人的罪孽**也关我的事？我袁永定要代背他们**好色之徒**的十字架？

她得理不饶人："你别以为**时代女性**会像以前的女人一般忍让。如今**男女平等**。丈夫不如情夫，情夫不如舞男，舞男不如偷情，偷情不如——"她一时灵感未及，续不了下句。

"你有完没完？"

"还没完。吵架是永远都吵不完的！"

"好好好，"我火起来，"你去偷情，我去召妓。今晚我非与如花成其好事不可，横竖你砌我生猪肉——"

阿楚霍地站起来，拎起工作袋，拂袖欲行。我也要走。

"你站住！"她喝。

又道："伙计，账单交这色魔！"我**当场名誉扫地**。

但扫地的不止我的名誉。

她顺手再扫跌一个茶壶以及两个茶杯："破烂的都算在内！"

然后扬长而去。

结果账单递来，是八十七元七角整。我给伙计一百元，还不要找赎。——看，这不也是三八七七之数吗？我们的"三"角关系，弄致八十七元七角收场。

阿楚这凶悍的女子。怎么凶成这样，可以叫做"楚"？中国文字虽然美丽，也有失策之处，例如被误用，结果是讽刺。你看她那副尊容，古时代父从军的女子，大概便是如此，否则怎与众彪形大汉周旋？——但我不是彪形大汉，我是知识分子，好，就算不是知识分子，起码我不是市井之徒，我可是她的男友！

哼！

别妄想我会娶她为妻，谁知她会不会给我来一副贞操带？

我越想越气，情绪低落。

回到广告部，又为公事而忙。

阿楚也为公事而忙。

下午她自外面回，经过广告部门口，像僵尸般上二楼去，正眼也不看我一下。小何心水清，明白了。

"喂，"他上来，"吵架了？"

"有什么稀奇？每个月都吵一次。"

"唏，那是生理上周期性情绪欠佳，没法控制的呀。"这混小子在为女性说情。

"不，这回是因为呷醋。"

小何以那天他阅报，乍见"邵音音要嫁到沙捞越去"的婚讯的表情来面对我："什么？"

我才不敢把如花的故事张扬，免得节外生枝，只含糊其辞：

"阿楚不高兴。其实那有什么？我只认得那女子两天。她托我代她寻人。"

"哦，"小何恍然大悟，"那晚的女人？好呀。我听到她赞美你，认定你可以帮她的忙。"

"帮忙而已。"

小何自顾自评头品足：

"样子不错，有点老土，不过很有女人味。阿楚没有的，她全有了。永定，想不到你也有点桃花运。"

我不答。

"为什么你不去追？出轨一次半次，不要紧，回头还有阿楚，阿楚跑了，起码你浪漫过。谁说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？"

"你不要推波助澜了。没有用。这女人不会喜欢我，她另有爱人。""你呢？"

"我不会。"

"不会，抑或不认？"

我不会、不认、不敢。这种曲折离奇的事件千万别发生在一个小市民的身上，负担不起。一个阿楚，已经摆不平。

还同我吵什么"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。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到"……我们二人此时正隔着一行楼梯，咫尺天涯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咦？她骂我什么？——妻不如妾。用这样的话来骂我，在她的意识中……我真蠢！她是重视我的，原来我俩之间，感情足够至吵一场这样的架！

我或者她，一直都不发觉。

她当我是石头，我当她是泼妇。不是的不是的。

一刹那间，本人豁然开朗，还想向同僚公开心得：客气忍让怎算真爱？肯吵架才算。

她是重视我的！禁不住略为阴险地笑。

登登登，楼上跑下阿楚来。她不知要出发采访什么新闻去。见我竟在笑，更为生气，掉头便走。

"阿楚！"我叫她。

她听不到，出门去。

近日天气变幻无常，忽然下起一场急雨。阿楚才走得几步，雨大滴大滴地自高空洒下。我在门口望到她跑下斜坡去。她把挂在肩上的相机，急急拥住，一边跑，一边塞进杂物澎湃的工作袋中，护住相机，护不得自己的身体。她竟那么宝贝她的工具。

转眼她的芳踪消失了，怕是截了计程车赶路去。

转眼雨势也稍弱了。这般没来由的雨，何时来何时去？好像未曾有过似的。

第一次发觉，原来在风雨飘摇中，强悍的阿楚，也有三分楚楚可怜。

一个女子，住得那么远，因是租屋，无法不拣沙田。而她天天沙田上环地往返，营营役役，又是跑娱乐新闻的，寸土必争寸阴是竞，一时怠慢，便被人盖过。每个月还要拿家用给父母呢。

我竟还惹她生气？

我护花无力，非好好向她道歉，良心不安。——如此一念，虽然她曾当众骂我"色魔"，叫我没脸，但我也原谅她了，顶多此后不光顾那上海馆子便是。

我俩的恩恩怨怨，终也化作一场急雨。

——但，这只是我一厢情愿。

距下班时间约十分钟，阿楚赶回来。

她不是一个人。

她托小何把菲林拿上去冲晒，然后，把身边那男子介绍我认识。小何向我扮个鬼脸，不忍卒睹。

"永定，这是安迪。你不是想问有关车牌的资料吗？你尽管问他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一定帮我忙。"

说着，以感激目光投向那安迪。

靠得很近。

我安详地问："我想知道关于某一个车牌——"

他煞有介事答："我们运输署发牌照，有时有特别的车牌，便储存公开拍卖，市民出价竞投，价高者得，你想投一个靓数字吗？"

"不，而是已知一个数字，想查查车主。"

"这却是警方交通组的事了。"

我见他把波交到警方手中去，也就算了。

"那么我尝试去交通组问一问吧。不过从何查起呢？三八七七，又不知字头……"我自己同自己说，不大理会他。

"你帮他想办法吧。"阿楚推他，"永定也是帮人的，他倒极热心，怕人不高兴呢。"

"什么？三八七七？"

安迪说："好像有个这样的车牌，好像是，因为三八意头佳，明天将会拍卖。"

"真的？"我同他握手。

"阿楚，"我向她说，"等会去吃晚饭？"她不答应。她与安迪离去。我大方地道别，还要装成有些数项要计算，很忙碌的样子。我怪自己，叫做阿定，便定成这样？五内翻腾。不为人知。回家途中，一路猜想：二人吃完饭，不知是否去看电影？看完电影，不知是否喝咖啡去？……

懒得上街吃饭，到我姐姐处蹭餐。席间，我小外甥顽皮，姐姐教训他。姐夫以苦水送饭：



"一天到晚都听得**女人**在吵。"

原来他俩的学校中，校长、训导、总务、事务、书记、工友和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女人。姐夫几经挣扎，方才自女人堆中争到一个小小的校务主任的位，多么委曲啊，你以为饰演贾宝玉吗？——唉，**女人都是麻烦的动物**！我问姐夫：

"最近又有什么难题呀？升了主任已一当五年，虽在女人当家手中讨一口饭吃不容易，但是，你们是津校，人人都受政府俸禄，又不怕炒鱿鱼。"

"唉，"他说，"最近有个副校长空位，我便递了信申请，谁知新同事中也有人递了信。"

"公平竞争嘛。"

"你不知道了。这新人在他校任体育组组长，因迁居请调本校。校长喜欢他不得了，年轻力壮，人又开朗，赢得上下人缘，看来比我有机会。真不知要如何整治他一镬才好。"

然后姐夫扒口饭。我看看他，三十几岁的光景，前途一目了然，活得不快乐，只因长江后浪推前浪。教育界，整治人以攀高位？看来小洞里也爬不出大蟹来。

"永定，你有什么建议？"

"建议？暗箭伤人多容易！说他不尽忠职守，说他课余女友多多，说他暗中兼七份补习，上课精神萎靡，说他对六年级刚发育女生色迷迷……随你挑一个藉口。"

"校长也许会信吧。"

"好的上级不听谗言，但我又不认得你们校长。"

姐夫在慎重唏嘘："这个世界真的要讲手法。"

"不是手法，是手段。"

姐姐收拾碗筷，听到末两个字：

"永定，你教他什么手段？"

"没有。如果够手段，我不会自身难保。"我想，到我三十岁的时候，也没差多少年了，那时上级主任犹未退位，我只得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。而阿楚，又未必成为我妻。一个人为黍稷稻粱而谋，为妻儿问题诸多苦恼，真没意思。

"真的呀，"我像在努力说服自己，"是需要一些手段。否则茫茫人海，怎会挑中了你？"

"你又发什么牢骚？"姐姐问。她又开始探讨我的内心世界了。想起阿楚呷如花的醋，我呷那什么安迪的醋。**情海，也不过是如此的一回事。**

"即如当年男人跑到塘西召妓吧，要引起红牌阿姑的注意，青睐另加，你就要使点手段。"我熟能生巧，"或者出示红底发揩；或者送个火油钻戒指；又或者在春节期间为心爱的女人执寨厅，包足半个月，赏赐白水之外，打通上下关卡，无往而不利……"

姐夫以一种奇异的表情望我，但本人浑然不觉，滔滔不绝：

"如果不施银弹攻势，便去收买人心。卖弄文墨，娓娓谈情，故意表示自己无心问鼎中原，只是恋爱，不但肯为她抛妻弃子，甚或为她死——她必非你莫属了。"

姐姐姐夫二人根本没机会插嘴。

"事业是这样，爱情也是这样。甚至最简单的人际关系，谁说不是要**花点心思**？"

"永定，"姐姐觑得我一个空档，"你说些什么？"

"我说些什么？"

"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。"她疑惑。姐姐把她的玉手伸来摸摸我前额。

"你说，姐夫与同事追逐一个高职，与嫖客争夺红牌妓女芳心，难道不是差不多的意义吗？摸我干么？你的手未洗净，有一阵鱼腥味。"我避开。

"永定你要死了，你哪里懂得这么多召妓的心得？你与阿楚闹翻了，于灯红酒绿色情场所流连？啧啧，你怎么**堕落**成这样子？有疱疹的呀，一生都医不好的呀，你……"

我见势色不对，一塌糊涂，终逃窜回隔壁的家去。

我一边开锁，一边想：



哼，赶明儿若见那安迪乘虚而入，我一定要在阿楚面前力陈利害，叫她留意：安迪这人走路脚跟不到地，轻佻浮躁；说话时三白眼，又不望着对方，妄自尊大。且他也许女友多多，公余嗜看咸片，特别是大华戏院的。

以阿楚之聪明，她一定不会舍我而就一个毫无安全感的臭飞。

——当我这样想时，自己不禁为自己的卑鄙而脸热。为什么我竟会动用到“暗箭伤人”这招数？

难道本世纪没有单纯的恋慕，生死相许？难道爱情游戏中间必得有争战谋略，人喊马嘶之局面？

也许我遇不到。

也许我遇不到。

不消一刻，我便颓唐。认定自己失恋了。

我拨电话找阿楚。伯母说她还未回家。

“永定，”伯母对我十分亲热，“明天来饮汤呀？”

天底下的女人，都爱煲汤给男人喝。年轻时为男友，年长时为丈夫，年老了，又得巴结未来爱婿。我支吾以对，看来她不知道我与她爱女吵了一场。

取过一份日报，见十五名佳丽会见记者的照片，旁边另有一些零拾对照，是记者偷拍自集训期间的。有的因长期睡眠不足，心神恍惚，患得患失，在偶一不慎时，流露无限的疲惫。她怎料得又上了镜？选美不是斗美丽与智慧，而是斗韧力。于艰苦逐鹿过程中，状态保持坚挺一点，赢面就大些。——恋爱，都是一样。

这晚，我决定不找阿楚。如花竟又没出现。我睡眠不足。心神恍惚，患得患失，无限疲惫。翌晨照镜，无所遁形。两女对我，始乱终弃。

睡得不好，反而早起。

办公时间一到，我马上拨电运输署，香港二六一五七七，得知早上会在大会堂高座举行车牌拍卖。那安迪没骗我。

然后，我又拨电回报馆，说会与一间银行客户商议跨版广告之设计，之类。

当我到达大会堂高座时，已经听得有人在叫价：“五千！”

“六千！”

“一万！”

“二万！”

终于一个“HK 一九九七”的车牌，被一位姓吴的先生投得，他出价二万一千元，比底价高出二十倍，而他暂时还没有车。

忽见镁光一闪，原来有外国人在拍照。

他们一定很奇怪，这些香港人，莫名其妙，只是几个数目字，便在那里各出高价来争夺？在他们眼中，不知是世纪末风情，抑或豪气。总之，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习俗：“炒”！

“唉，真是市道不景。”旁边有位老先生在自语，也许是找个人搭讪，“以前，车牌同楼价差不多，靓的车牌，才二万元？休想沾手！”

“是吗？”我心不在焉。

一直留意着以后的进展。接着的车牌是“AA 一一八八”，二万五千元成交。另外还有“CL 五”、“BW 一八”，渐次升至四万。

“早一阵，有个无字头三号的车牌，你猜卖得多少？”

“十万，二十万？”我说。

“有人投至八十万——”

“啊？”

"八十万还买不到，因为最后成交价钱是一百多万，还登了报纸呢。"

"你怎么那样关心？"我问这老先生。

忽然，拍卖官提到一些数字：

"CZ 三八七七。"

我如梦初醒。

身旁那老先生，已无兴趣，立起来。

我的神经紧张，不知道这老先生，是否对我有帮助；又不知道接下来的拍卖，是否事情的关键。他已离去。我稍分了神。

"二万五千！"

座中一个声音叫了。我急回过头来，追踪不及，不知发自何方。游目四盼。

后面有两个中年男子，在聊着：

"这车牌不是在三月份时拍卖过吗？初定价好像是二万元，但无人问津。"

"三八是不错，但这七七，读起来窒住中气一样。"

"你兴趣如何？"

"普通。"

拍卖官继续在问：

"二万五，有没有多于此数？"

成交吧，成交吧。我心狂跳，守株待兔可有结果？

结果是，拍卖官道：

"没有更高的价钱？底价二万，只叫到二万五，叫价不大满意，所以不打算卖出了，留待下次吧。"

后座的男子又在发表：

"这车牌真邪，两次都卖不出。"

"不是邪，是政府嫌我们太吝啬了，宁愿吊起来卖，等大豪客。" "大豪客们都跑到小国家入籍去，几乎连车都不要，还要靓车牌？"

不久，拍卖的游戏玩完了。

在这个早晨，推出拍卖的特别车牌共有十七个，卖出了十六个，最高的卖至四万，最低的是一千元，号码是"AN 七四八七"，丝毫吸引力都没有，也有人肯白花了这一千元？

而我翘首苦候的 CZ 三八七七，等了一朝，只听过叫价一次，声沉影寂。

啊，我颓然坐倒。是谁曾有意思，要买这个三八七七的车牌呢？是谁呢？

线索中断，都因为这个林姓的拍卖官对叫价不满意，所以拒卖。真混账。他只顾应对静态港闻的记者们：

"这次拍卖活动共得款十八万零五百元，将拨入奖券基金作慈善用途。"云云。

人群陆续地离去。本来人便不多，一走，马上淘空。他们投入茫茫人海之中，再也辨不出谁是谁。谁讲过那么的一个价钱，谁对三八七七那么有兴趣？留得青山在，已经没柴烧。我浑沌的脑袋更加浑沌，加上失望。我在想：若有所待便是人生，若有所憾也是人生。

离开冷气间，踏进懊热的城市心脏。又一次，这大会堂的脚头真不好！每次都叫我空手而回。

谁知还发生这样的事故——

一辆八吨重的货车，落货后，工人忘记将吊臂放下，货车行驶时，这吊臂造成意外，轰向一辆巴士的身体，巴士闪躲；轰向一辆私家车，私家车闪躲；轰向行人路。

我刚在行人路。

我闪躲，站立不稳，倒地，身后有一个青年，干革命一般，前仆后继，压向我身上。我

的手先着地……

这宗意外，没人死，没人重伤，只有"轻伤"，那是我！在事主与途人与好奇者扰攘不堪之际，我痛楚难当，整条右臂直不起来，我亲眼见到它"弯"了。只轻举妄动，便叫我眼泪直流。他们送我到急症室去后，就扔下我自生自灭。在急症室，医生给我照 X 光，那是坐候二十分钟之后的事。照 X 光时，他们叫我把手伸直，我竭尽所能，无法做到。于是他们写纸，上了三楼专科诊治。

我真是时运低！一个遭鬼迷的时运低的落魄书生！

上得三楼专科。医生吩咐道：

"弯曲。"

"伸直。"

"摇动。"

我艰难地照做。恐怕每做一下，消耗的精力都用来忍受痛苦上，未几，筋疲力尽。

"没有断呀，"他说，"你多动些吧，多动些便没事了，回家啦，不用住院。"

"医生，但这尺骨分明弯了。"

"渐渐它会直的。"

"我无法把它伸直。十分之痛。"

"忍忍便没事了。"

"医生，这是我的右手，没有了右手于我影响极大，它什么时候会好？"

"会好的，只是皮外轻伤，不是骨科。"

他口口声声强调没事。不外是不希望我住院。在公家医院，床位弥足珍贵，等闲的伤势，无资格占得一席位。"那我去看跌打吧。"我说。

"不太严重的。"他气定神闲。当然，那又不是他的手。我几乎想把他的手……

他给我两种药："长的、白色那种是止痛药，感觉极痛时才吃；圆的那种是胃药，因止痛药在胃中发散，所以……"

我一瞥那些药，基于常识，我明白特效止痛剂的"功用"，止痛剂如果储存下来，过量可作自杀之用。

当下我吞了些药。

然后他打发我走。一路上，痛苦减轻，那是因为麻醉。带着残躯转回家，手肘部分已渐渐肿起。我以为会像青少年时代踢球受伤，消肿消痛，三数天完全复元。——但不是的。迷糊地躺了几个钟头，半夜里痛得如在死荫的幽谷，冷汗涔涔，我的手，像受着清朝奸官下令所施的酷刑，辣辣地阵痛，惊醒。

在痛得魂魄不齐的当儿，我受伤的手，突然传来一阵凉意。就好像医学上的冰敷一般，但敷在手肘上的，不是冰，是一只手。

如花为我疗伤消肿。

她的手。她的手。你们知道了，大寨的妓女由鸨母精心培育，对她们的日常生活照顾周到，稍粗重的工夫，绝不让之沾手，甚至还有人代拧毛巾抹脸，以保护肌肤娇嫩。——所以，如花的手，就像一块真丝，于我那肿疼不堪的伤处，来回摩挲，然后，我便好多了。但，太早了，太快了。

我其实应该伤得重一些。

甚至断了骨。

则这柔腻的片刻，可以长一些。

如花不发一言，她坐在我床沿，不觉察我的"宏愿"。

我暗暗地在黑夜中偷看她，坐有坐姿，旗袍并没有皱褶。想起她们的"礼仪"。

连一个妓女，也比今日的少女更注重礼仪呢。

市面上的少女，在男子的家中，可以随便地坐卧，当着他面前以脱毛蜡脱腋毛，只差没问他借个须刨来剃脚毛，也许不久有此演进也说不定。

塘西妓女是不易做的，她们在客人面前，连"、衰、病、鬼"这样的字眼也不可以出口呢。得到如花照顾，为我做"冰敷"。得到如花的沉默，令我心境平静。渐渐地因为不痛了，回复精神记忆："如花，你昨晚到了哪儿去？为什么不来？你——"

我说不下去了。

她见我不提自己伤势，一开口便追问行踪，有没有些微的感动？

"我做过很多事。"她说。

"什么？"我忙问。

"我去过一些地方，"她追溯，"那儿有很多我们从前并没有过的证件，我一处一处去，去到哪儿翻查到哪儿：出世纸、死亡证、身份证、回港证……"

但是一切有号码记载的文件是那么浩瀚无边，她才不过花了一天一夜，如何见得尽三八七七这数字的线索？

还有太多了，你看：护照、回乡证、税单、借书证、信用卡、选民登记、电费单、水费单、电话费单、收据、借据、良民证、未婚证明书、犯罪记录档案编号……

我一边数，一边气馁。一个小市民可以拥有这许多的数字，简直会在其中遇溺，到了后来，人便成为一个个数字，没有感觉，不懂得感动，活得四面楚歌三面受敌七上八落九死一生。是的，什么时候才可以一丝不挂？

"如花，你可找到蛛丝马迹？"

她摇头。单薄的身子，丰富的眼睛。单薄的今生，丰富的前尘。

啊，于我这是一个单薄的夜，丰富的感情。我不敢再误会下去。我想痛骂她，叫她放手算了。也不过是一个男人，何苦众里寻他千百度？"如花，今天是第四天，如果找不到十二少，你有什么打算？"

"一定会找到的。"

我苦笑："是不是很多像你这样的鬼，申请上来寻找她的爱人？"

"不，"如花说，"在阳间恋爱不能结局，因而寻短见的人，死后被囚禁枉死城，受尽折磨，状至憔悴。黄泉路上，经多重审判，方有转生之机……"

"那么一齐寻短见的人，岂不很容易便失散了？"

"是的，尤其到了‘授生司’，人群拥挤赶逼，就像——车站候车的纷乱情形。"

"秩序那么差？"难怪我听见骂人说赶着去投胎，真是争先恐后。

"轮回道中无情，各人目的地不同，各就因缘，挥手下车，只能凭着一丝记忆，互相追认。我不知道十二少现栖身何处。"

"记忆？今世有前生的记忆？何以我一点都记不起前生种种？"

"那是因为投生之前，喝了三口孟婆茶。"

原来在转轮台下有孟婆亭，由孟婆主掌，负责供应"忘"茶，喝下三口，前事尽忘，这茶有甘辛苦酸咸五味混合，喝后不辨南北西东，迷糊乱闯，自堕于六道轮回，一旦投生，醒来已是隔世。

"那多好，前事浑忘，后事不记，便重新做人。"

"永定！"如花望定我，"你从没试过深切怀念一个人吗？"

"没有。"我快口快舌地答了。没有？我在疑惑。

"我不可以。前生过得不好，我不相信今生也过得不好。我们只盼望一个比较快乐的结局，难道这是错吗？"一个痴心的人强悍如军队。我不忍心泼冷水。凭一个信念，二人重组

幸福的家庭，真的，只盼二人有个快乐的结局，难道这是错吗？是天地间有嫉妒者，故意捉弄，叫分合无常，叫缘分飘渺，半点不由人？

如花告诉我：

"我不肯喝那孟婆茶。就在那必经之路苦等。久候不至，哀请让我上来寻人，付出了代价。"

上来七天的代价，便是来生减寿七年。

她宁愿寿命短一点，也要找到他。

我真妒忌。这人凭什么？

"如花——"我拍拍她的肩膀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回房去了。

如花坐在沙发上，遥望星空，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。

书被催成墨未浓。

我的心情不知像古人哪封信，抑或哪砚墨。两者皆不是。一切与我无涉。

如花像电影中的定格。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如果那一天，她没有应毛巾七少的花笺；如果那一天，十二少没空在席间出现；如果那一天，她不曾多看他一眼；如果那一天，他公事在身早早引退；如果那一天，他没暗示他日后倚红楼相见；如果那一天，他无心再访艳……都是那一天。

我在床上，也像电影中的定格，我心里想的是：如果那一天，我早五分钟收工；如果那一天，我偷空上了采访部看电视；如果那一天，我在家等阿楚消夜；如果那一天，接洽寻人广告的是小何不是我……都是那一天。

我半睡不醒。如花抚摸过的伤处，早已痊愈，我忍不住，就在原位轻轻地像她一般来回摩挲，我不相信，她曾与我肌肤相接？其实，她只不过是个至为简单的女子，她的身世复杂，感情简单。无端的，闻到花露水的香味，漫天漫地的温馨，今生今世的眷顾。我载浮载沉……清晨乍醒，我有无限歉疚。那是一个过分荒唐的绮梦！我的床单，淋漓一片。

我不是不自疚，但我无力干涉我的性幻想，这并非罪恶，这只是荒唐。

我在如花的世界岂有立足之地？

## 胭脂扣 四

糊里糊涂地整理好床铺被褥，糊里糊涂地上班去。普天之下，没人发觉我昨天曾经受伤。报上也没有登。小市民的灾难，全是打落门牙和血吞。幸好我的伤也好了。

但小何告诉我：

"阿楚来过电话。" "什么事？"

"她不是找你。——她找我。她叫我下午到她家取一篇稿交到娱乐版。"

"为什么？"

"她病了，感冒。"

"感冒也可以交稿，她又不是歌星，感冒时不能谋生。"

我虽轻描淡写，但何以她叫小何去取稿？她来个电话，我会替她办妥。——要不，她也可以委托那个安迪代劳，惟安迪得知她病了，少不得送束花，安慰探问一番……

小何实在气不过，见我木讷，便道："我下午没空，你代我去。"

"她又没叫我做。"

"你不去，是不是？其实她心底里并不是想我去，只故意要我传话，好，如果我去，我会设法撬你墙脚。撬了来扔也好！反正你俩意见不合，无法团圆……"

"我那么多工夫要赶，谁知下午是否走得开？到时再说。"嘴说得倔，心中恨不得掌掴小何两记，然后飞身至沙田。终于我按阿楚家门铃。

家人不在，她来开门。一见，原来为了发泄，剪了一个极短的造型，短得几乎可以当尼姑。她见是我，竟然成竹在胸，一点也不愕然。

我进去，她也不招呼，拎起电话继续对话："——试就试吧，落选不等于一切没希望呀——我知道，不过——你听我说，钟楚红不也是落选港姐吗？她现今一部戏收四五十万，还说一口气推了六部。——泳衣？怎么这些导演一个两个都要泳衣试镜？——看着办吧，签四年，长是长了点，不过可以要求外借，——主要看你自己，你要红，就搏尽豁出去，别不汤不水，畏首畏尾……"

她跟对方蘑菇了二十分钟，看来不过是某落选佳丽，作推心置腹状向她问意见。谁知是不是问意见？反正她们自己心里有数。不过找了一些记者展示谦虚彷徨无知，人总是爱怜弱小的，自是乐于赠言。——说到底，还不是搏宣传？签不签约好呢？其实心中已经狂签了七千次："我愿意！"

阿楚重感冒，声音深沉如一只低音喇叭，令在旁听到的人也喉头不适，她还要讲那么多废话，真是辛苦。我示意她快点收线，她见到我手势，又装作淡漠。真狡猾。一瞥她书桌上，放着一盒糖——正是那种奸人才吃的草药糖。

终于她收线了。然后开始把刚才的无聊对话化成一篇特稿："三大机构争相邀约，落选佳丽无所适从"之类。文中不免涉及些从前的例子，钟楚红、赵雅芝、缪骞人……选美经典作品。

"你等一会。"阿楚淡淡地说，"写好后给你带回去，告诉老编是独家的。"

"也许她转头又向另一记者讨意见了，你还带病赶稿，独家不独家又如何？还不快去休息？"见她不理，气了，"你吃过什么东西，竟一病不起？你们那天到何处晚饭去？"她不回答。

"真是时运低，遇鬼之后，你病了，我又受伤——"

"你受了什么伤呀？"她边写边问。

我便把那灾祸重述一次。——当然，如花为我冰敷的一节绝口不提，其他的……也绝口



不提。我学得油滑了，把伤势和痛苦形容得十分详尽，活灵活现。末了还说：

"现已不痛了。我不是要你同情呀。"

"我也没要你同情。"阿楚沙哑着老牛一样的嗓子说，"有什么关系？"

"阿楚，"我实话实说，"我们和好吧。趁你生病，没气力吵架，我们就不必再吵下去。你这样的嗓子，再努力吵架，很快会哑掉，不如修心养性……"

"嘿——"阿楚啼笑皆非，"世上哪有男人这样认错的？"

"我这好算认错？"

"你惹我生气，还不算错？"

"你也惹我生气——"

"总之一切都是你错！"她激动了。

"不，"我道，"——但算了。对不起。"

病中的阿楚，比较软弱，眼圈一红。"阿楚，"我的声音充满温柔，"难道你没有信心？你以为自己斗不过一个鬼？"

"你不可以爱上她。"

"我发誓不会！"

"她无处不在。"阿楚忽然孩子气地质问，"在你洗澡时突然出现，你怎办？"

我联想太多，十分腼腆。

阿楚下定决心。像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的表情：

"永定，我决心尽力帮她找到十二少，早日找到，她心息了，便早日离去。真的。"

"当然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"

"哼，你算大丈夫？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，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。你不是大丈夫，你连小丈夫也不是——"

"是，"我很悲哀地说，"我只可成为人间的一名丈夫，不论大小。但凡男子都可成为丈夫吧。"

"你以为？"

"不是有成语说：‘人尽可夫’吗？"

阿楚笑了。浓浊的感冒鼻音，令我也忍俊不禁。我递给她一颗奸人糖，乘势抓住她的手。她也不挣扎，只是狠狠地说：

"瘦田没人耕，耕开有人争！你得意啦。"

一发狠，阿楚咳了几下。我拥抱着她，病猫永远比老虎可爱。这病猫的毛发又那么短，刺手的："你努力地病吧。"

"因你对我不好，我已把全部精力消耗于一场病中，再也不能了。"

然后，她静静地哭起来，扁着那张曾得理不饶人的嘴，里头有唇枪舌剑，针言刺语，如今半招也使不出来。

"你以后不准激怒我！"她命令。

"遵命！若有再犯，请大人从重发落！"我十分认真地答，表示听话。

男人一生中，总是遇到不少要他听话的女人，稍微地听话，令男人更加男人。女人一生中，总是希望男人都听她的话，好像没这方面的成就，便枉为女人了。什么是"话"？什么叫"听"？归根究底，没有爱，一切都是空言。没有爱，只成了鸣的锣响的钹。

我与阿楚的感情，忽地向前跨进一大步，实是始料不及。

三天之内，波谲云涌，跌宕有致。

阿楚的妈妈买菜回来，一点也不发觉我俩龃龉。只留吃饭。为了一顿团圆饭，我巴巴地自沙田把稿带回报馆，然后又巴巴地回去。饭后，见伯母在洗碗——是的，要有大量的爱，



女人才肯乖乖地入厨洗刷那堆脏碗。

我在阿楚家呆至很晚，也没有什么事做，一起看电视。只为娱乐(不是娱乐版)而看电视，相信这对阿楚是稀罕的。病一病多好，什么享受应有尽有。连堂堂男子汉也奔波向她赔罪。

回到家时已是十二时半。

于跋涉长途中，我已奋力锁起一头心猿，关禁一匹意马，以后对女友一心一德。如花只是幻影，我对她，口号是"日行一善"；原则乃"助人为快乐之本"。——

我发誓不会。

我发誓不会。

训练自己的坚毅精神，相信再次面面相觑，不会不好意思。

打开门，欲亮灯，但灯掣没有着。两三下之后，始发觉是停电了。

我把姐姐家门敲了一阵，借来四枝红烛，把它们一一燃亮，顷刻之间，小小的房子就荡漾着一片红光，幽幽摇摇，是是非非，迟迟疑疑。

窗外，是出奇地冷静窥照的寒月疏星，益显得人间晃荡。同样的星月，窥照不同的人，时间，又过去了。

"永定，为什么这样晚？"

烛影之中，只见如花在。睫毛闪动的投影，覆在脸上，像一双手，拂来拂去。

"你来了？"

"来了很久。你到何处去？找不找得到？"她轻轻地问。

但，我的时间用作破镜重圆之上。忘记了如花未圆之愿。

"还没找到。"声音中有几分歉意。

"永定，我很害怕——"

"不要这样。"

"我再也找不到他吗？" "找得到的。"如今反过来，变成我的信念，"他在人间。你放心。

"

"不，我不相信我俩可以重逢。变迁如此大，一望无际都是人，差不多的模样，差不多的表情。也许是我的奢望，这是一件艰难的事，几乎是没可能的，根本是没可能的。只怪我自己，拿得起，放不下，弄到如今无可救药。"如花后悔了吗？

悔不该，惹下冤孽债，怎料到赎得易时还得快。红烛的眼泪，盈盈堆积，好似永远都滴不完，但她的眼泪，一早消逝在衣襟，埋在地毡，渗入九泉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伤心的鬼。

在空白的一刻，电话铃声响了。

如花愕然抬头。

"是停电，但不关电话的事。"我解释得不好，"电话，是另外的一些电。"

同样的电，却是两个世界。

同样的故事，却是两种结局。

是阿楚。

"阿楚，我们这里停电。你那边呢？"

"隔那么老远，怎会有相干？"

"是。"

"——电是不会，但人是会的。"

一下子，关系拉得极近，谢谢爱迪生。

"如花在不在？代我向她说句话：‘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若不是，始终都不是。’你会说吗？好好地劝她。我不应该给她脸色看。"阿楚收线后，我第一次发觉，她是一只好心肠的狐狸。

但我担心她乖下去，她这种女孩，不可以乖，一乖，便令人失却乐趣。

我不要她觉悟。她做了好人，我做什么角色才对？

如花见我犹握住听筒怔怔地出神，也不追问，只静静望着我。

"我女友。总是令我担心，她有时对我好，有时对我不好。"

"她爱你，才故意对你不好。"如花安慰。

"但既爱我，为什么故意对我不好？"我不明白这么迂回的羊肠小径的道理。

"十二少也故意对你不好？"

"——"如花不理睬我，"爱是很复杂的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"

"是，阿楚与我交往，当成写稿一样。"

"写稿？"她不明所以。

"无中生有，小事化大。"

如花会心一笑："那不是蹉稿吗？"

"你怎么知道这名词？你学习得真快！"

"永定，"如花娓娓地说，"这不是一个新名词，这是我们那年代的术语。"

如花如何得知？原来她有个客人，是循环日报的编辑，常与舞台红伶、开戏师爷等到塘西酒楼讲戏，不时发笺召来姿容姣丽的阿姑做陪，就是这样，如花认识了不少文化界人士。

且说二三十年代，中区威灵顿街的南园酒家，地方宽敞，颇负盛名，一日鱼塘送来一条五六十斤的大鳊，主人见鳊硕大，恐难一日沽清，那时没有雪柜，鱼会发臭，于是求问循环日报编辑，他代拟了一段新闻稿，说南园酒家明日大鳊，请顾客及早订座。这夸张的稿发表之后甚收效……日后但凡南园鳊，例必发"鳊稿"。

我听了，很佩服。

"如花，你知得真多！"

"这只是生计。"如花谦道，"我晓得以白牡丹或银毫香片款客。我百饮不醉。我对什么男人讲什么样的话。但不过是伎俩。"

"但是美貌——"

"美貌也是伎俩。"

我好奇地注视她。她上了妆，酡红的脸，好像一只夜色中的画舫。不过，她只在夜里方才流泻艳色吧？

"你在白天是怎么样？"我从来未曾在白天见过她。我想。她的客人，许也未曾在白天见过她。多么奇怪，在做人的当儿，在做鬼的当儿，她只与黑夜结缘。

"苍白的，眼脸浮肿，疲倦如一般女人。"

"你会生气吗？"

"何以这样问？"

"不，我只猜想不到你生气的样子。"

"我生气没有‘样子’，只有‘心情’。我不晓得发泄。"

"为什么？"

"——这是因为我自小没有生气的权利，没有父母供我撒娇，或弟妹给我差唤。稍懂人性，已在倚红楼三家手底下成长，接受一切礼仪训练，也没有生气之经验。我的专长是卖弄风情，我的收获是身价日高。最大的快乐，只是遇上十二少——"

"我明白。"

"你不明白呀。我多么希望，可以在他身上发脾气，只有在心爱的男人身上发脾气，才是理直气壮的。"

"一次也没有吗？"

当然我记得，当十二少为她放弃了一切，却又终逃不过走投无路的困扰时，爱情越浓，齟齬越烈，都是因为：爱，并非一种容易的事。在那么艰涩的日子里，如花没有发过脾气吗？

"有的，就是那一天——"

那是刻骨铭心的一天：

十二少，向她，提出，分手。

如花平素卖的是笑，自懂事后，她的"事"便是令男人快乐，令男人喜欢她，并不知道，原来她也可以遇到一个令她快乐，令她喜欢的男人吧。那已足够。——谁知一天男人说……

新春正月里，正是大戏锣鼓最热闹的时分，大中小戏班，都忙于演出。如果连这兴旺的佳节也乏人问津，仿效观音大士坐莲(年)，那也真是华光师傅不赏饭吃了，不如及早回头是岸。十二少在华叔的班子里，只是一个新扎小角色。有时甚至只在日班踏踏台毯而已。在太平大戏院，又似比外头铁皮架搭的棚子要好得多。这冬日里的一天，十二少台上参演《梁祝恨史》。不是梁，不是祝，甚至不是士九人心。后台除了大佬倌拥有自己的厢座外，一千人等使用公共的镜屏脂粉，公共的戏服。公共的反映，你反映我，我反映你，不过是苍生一角。梁祝的书友之一，没有名字，不是甲乙丙，便是丁戊己。

当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私塾中为女子地位而辩，当梁山伯发现祝英台耳上穿了孔时，他们的同窗书友，便在旁起个哄。——这样，又是一出戏了。并没有"化蝶"的福分。

十二少的母亲来看了，堂堂阔少，自食其力？真是丢人现眼。母亲气病了。父亲眼看不成气候，又闻得他深染烟霞癖……

托人辗转相劝："你才二十四岁……"多有力的罪证！

是的，一个大好青年，二十四岁。

戒了鸦片，与烟花女子分手了，回去还有一家子热诚的欢迎，既往不咎，脱胎重生。

二十四岁。才这么年青。往前瞧，一片锦绣。十二少对着这公共的镜屏，背后人声鼎沸，喧嚣纷纭，一切都淡出了。他一壁落妆，抹去脂粉，细看一张憔悴得不成人样的脸，自己都认不出来，那曾经一度的风华。

一个人要回头，总是晓得这样想：也不是错，美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永远在心头上的。——不过，也差不多过完了。

无从开口。

在十二少小小的居停，中环摆花街一幢唐楼的三楼，如花水葱似的手，正在搓着面粉团，她正学习怎样弄一锅汤圆。捏出一小粒一小粒的粉团，然后一粒粉团包一粒片糖馅。圆是不怎么圆，怎么搓都不圆。有时，片糖的方角，竟会掺了出来，于是可以预料得到，不消一刻，糖在沸水中融了，便缓缓地漏掉，混在水中。糖的芳踪，杳不可寻，那汤圆，成了一个空心的物体，在水中漂漾。

十二少刚刚开了口。

如花听了，好像并不真切。她只管搓她的汤圆，一个汤圆，来回往返的，恨不得碎尸万段，谁知它又那么黏腻，糖也半融了，在手心，一切都混淆，渐渐地变成黯灰色的白粉团。良久良久。依旧是一个汤圆。横看竖看，都可算是汤圆。但，却不可以吃了。煮都不用煮，已知吃都不必吃。

"振邦，你不要我啦？"

十二少霍地起来，自身后把如花紧紧搂住，那么紧，没命地吻她。好好的一整盘干面粉被撞翻，洒了两个人半身。

如花蓦地转过来，狠狠地掴了他一记。狠的只是心，但因挣扎得不如意，打上去力道不足。十二少不加阻止。如花把他的衣衫撕了又扯，揉成残团。泪落如雨，脸上胭脂、水粉汇成红流。两个人，不知如何，化成一堆粉，化成不像样的汤圆。——但，终于不能团圆。大

家都十分明白。

如花后来说："来，我陪你抽最后一盅！"又补充，"你回去，那是**应该**的。"

这盏烟灯今儿特别得暗，如花添了点油，眼看它变得闪烁饱满，才为十二少烧几个烟泡，烟签上的鸦片软软溶溶，险险流曳。好好通一通烟枪。如花吩咐：

"三天之后，你来倚红楼找我一趟。一切像我们初会的第一天。穿最好的衣服，带最好的笑容，我们重新温习一遍。即使分手了，都留一个好印象。"

当下两个人都极力避免离情别绪，只储蓄到三天之后。

三月八日黄昏，如花收拾好她寨中房间的一张铜床，那是十二少的重礼，备了酒菜，专心致志等待男人。不过是分手，**通常一男一女，无缘结合，便是分手，十分平常。也不是惊天动的冤情，没有排山倒海恨意。**如花仔细思量一遍，不晓得败在什么手上——其实，也是晓得的。

她并非高手，料不到如此低能。

从此擦身而过，一切擦身而过。

她也穿上最好的衣服，浅粉红色宽身旗袍，小鸡翼袖，领口袖口襟上缀了紫跟桃红双绳条。整个人，像五瓣的桃花。

然后细细地用刨花胶把头发拢好，挑了几根刘海，漫不经心地洒下来，直刺到眼睛里。让一切还原。

她布置酒、菜。挪动杯、筷。整理床、枕。

今朝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

当夜第一个客人，十二少赴约。经过地下神厅，上得二楼。这样的一个女人，这样的一张床，这样的灯火。因是最后一次，心里有数，二人抵死缠绵，筋疲力尽。

后来十二少在如花的殷劝下，连尽了三杯酒。也是最后的三杯。

"我不想讲下去——"如花颤声对我说。

"好好好，你不必讲，我都知道了。"

我好像很明白，这种痛苦不该重现，连忙劝止：

"如花，生命并不重要。真的。我们随时在大小报章上看到七十个人在徙置区公园大械斗，挥刀乱斩。还有车祸、高空掷物、病翁自缢、赌男厌世、失恋人跳楼……难得有一个男人肯与你一齐死——"

"我不想讲下去——"

见如花忽地变了声调。我叹了一口气。

"永定，找不到他，会不会……是他不肯见我？我很害怕，我——不要找下去了。"

"怎么会？只不过机缘未至。"

"但已经过了五天。"

"还没到限期，对不对？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你可是有心鬼。来，再想想——"

我无意中瞥到她胸前悬挂着一物事，在红烛影中幽幽一闪。

"那是什么？"我朝她胸前一指。

她拎起那东西，是一个小匣子。

**一个景泰蓝的小匣子，鸡心型，以一细如发丝的金链系着。**

她把匣子递给我。

审视之下，见上面镂了一朵牡丹，微微地绯红着脸，旁边有只蝴蝶。蓝黑的底色，缀了金边。那么小巧，真像一颗少女的心。按一按，匣子的盖弹开了，有一面小镜，因为周遭黝黯，照不出我的样子，也因为周遭黝黯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如花用她的小指头，在那团东西上点了一下，然后轻轻地在掌心化开，再轻轻地在她脸上化开。

这是一个胭脂匣子。

"我一生中，他给我最好的礼物！"如花珍惜地把它关上，细碎的一声。就像一座冷宫的大门。

"即使死了，也不离不弃。"

但自她给我看过那信物后，也失踪了一天。也许她便自这方向搜寻下去。我一天一夜没见她，工作时更心不在焉。

奇怪，日来总是有蝴蝶、花、景泰蓝、镜、胭脂，七彩粉陈，于我心中晃荡不去。奇怪。

"飘渺间往事如梦情难认——"

百劫重逢缘何埋旧姓？夫妻……断了情……"

这种粤曲，连龙剑笙都唱不上任剑辉，何况只是区区一个五音不全的小何。肉麻得很。

"你唱什么？真恐怖！"

小何自顾自哼下去。

我被他哼得心乱：

"通常在月圆之夜，人狼都是那样嚎叫的。无端地表演什么噪音？"

"我在做课前练习，"小何说，"今晚陪人去看《雏凤》。"

"《雏凤》？你？"

"唉，是呀，陪我女友、她妈妈、她姨妈……一张票一百元。还要多方请托才买得到。"

"你不高兴，可以不去。"

"不可以半途而废，追了一半，非继续牺牲下去，否则两头不到岸。"

"麻烦你三思，才好用‘牺牲’这种字眼。你还哼？强逼收听恐怖歌声，本人誓割席绝交！"这好算牺牲？比起生命，光是挨一晚粤剧，已经是最微不足道了。

"喂，"他不唱，便管起闲事来，"你与那凶恶女人冰释前嫌啦？"

"当然。"我作得意状。在这关头千万不可稍懈，"天下惟一真理是：‘瘦田没人耕，耕开有人争’。"

"永定，你岂是瘦田？是肥田；你那么有料，简直是肥田料！"

与阿楚午饭后——此生不再光顾那间上海馆子了，只跑到上环吃潮州小菜。我们信步返回报馆，经过必经的街。

忽然间我想浪漫一下，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念头：不如我送女友一件礼物，好让她不离不弃。但送什么好呢？反正她不知道我东施效颦，我也想拣一个坠子，以细如发丝的金链系着，予她牵挂。

整街漫着酸枝的气味，也夹杂樟脑、铁锈和说不上来的纳闷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跳加速了。也许是因为听我们的老总说过，他曾以三十元的代价，竟购得傅抱石的真迹。我以为我会寻到宝物吗？血气上涌，神魂颠倒。忽然被一件故衣碰撞到。它悬在高处，是一件月白色旗袍，钉上苹果绿色珠片，领口有数滩水痕，一层层的，泛着似水流年之光影。

这件故衣，也不知曾穿过在谁身上了，那么苗条。虽然不再月白，变成暗黄，但手工极精细，珠片也不曾剥落。

"永定，你带我来看看这些死人东西干什么？"阿楚受不了那直冲脑门的樟脑味。

"我到那边看看。"她巴不得远离这些"年老"的遗物，只跑去看"年轻"的：那是大大小小的毛章、毛像，一整盘流落于此，才不过十多年的光景，当成"古物"，卖五元至十元不等。旁边还有不少有趣的物件：珠钗、鼻烟壶（有玻璃质内画山水，也有彩釉）、军票、钱币、风扇叶、玛瑙雕刻、公仔纸。

忽然，我下了一跳。

我见到那个胭脂匣子。一式一样。

我前夜见的是灵魂，今午见的，是尸体！

虽在人间，我遍体生寒。

是它？

我如着雷殛，如遭魅惑。糊里糊涂，信步入内。一个横匾，书了"八宝殿"。

老人在午睡。

我叫他：

"阿伯，阿伯。"

他半舒睡眼，没好气地招呼我：

"看中什么？"

语气略为骄傲。

"看中了才与我议价。我的都是正货。"

"我要那个胭脂匣子！"

"匣子？"

他喃喃地走去取货。

"阿楚！"我把她唤过来，她买了一个红色的天安门纪念章，随手扔进她工作袋中。

"先生，什么匣子？没有。"

我指给他看，那个景泰蓝……

没有！

那不是景泰蓝，那是一个俗不可耐的银十字架，它的四周，毫无迹象显示，会有什么胭脂匣子。它不是尸体，它仍是灵魂。

"我亲眼见到——"

"我年纪老大，还没有眼花，你倒比我差劲？真是！我都七十多岁……"

"阿伯，"阿楚卖弄乖巧，"你七十几岁？" "七十六。算是七十七。"

我倒退一步。我明明亲眼见到。我不相信在顷刻之间，物换星移。但是，为什么呢？好像有一种冥冥的大能，逼我勾留，我满腹疑团。

"不，我要找一找。"从未试过这样的坚持，死不认错。

"走吧，老花眼——"阿楚推我一把。

一推之下，我碰倒一大堆旧报，几乎也绊倒了。我俩忙替他收拾，在旧报中，露出一角端倪——我见到一个"花"字。

这分明是一个"花"字。

我气急败坏地把它抽出来，一共有三份，残破泛黄。这"花"，是"花丛特约通讯员"，这报，叫做《天游报》。

一看日期，1932年3月……

我以颤抖的手，翻阅这旧报，因过度的惊恐忙乱，生生撕裂了一角。

"喂喂，小心看！"阿伯在叱喝。

他过来一瞧，见这旧报，便道：

"哦，《天游报》。你怎会得知什么是《天游报》？告诉你，这是广州出版的，专门评议陈塘、东堤，以及香港石塘咀、油麻地阿姑的报纸，等于今日的‘征友报’。不过，文笔要好得多，你瞧，都是四六文。唉，你又不知道什么是四六文。想当年，我在……"

我勉强定心神一目十行，这些"特约通讯员"都写下不少花国艳闻，以供饮客征花选色。对妓女的评语，若道："有大家风，无青楼习"，便已是最大的恭维了。

它还暗写：某阿姑喜温戏子，乃是"席唛"。某阿姑，最擅讲咸湿古仔，遇上嗜客，每获



奖金高达一百元。又某阿姑，工夫熨帖，能歌擅舞……间中报导广州花国王后因避赌债过江，而在港花运日淡。某红牌阿姑，遇人不淑，一段姻缘，付诸流水，终重出江湖……

一路翻阅，一路心惊。

终于，我见到一段小小的文字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叫我神为之夺：《青楼情种，如花魂断倚红》。

一看，字字映入眼帘：

"名妓痴缠，一顿烟霞永诀；

阔少梦醒，安眠药散偷生。"

安眠药？

安眠药？

我听来的故事中，提都没提过"安眠药"这三个字。

此中有什么蹊跷？

我听来的故事，是真是假？是怎么的一回事？十二少没有死，他"悠悠复苏"……

我的疑惑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取过旧报，竟急急离去。

阿伯一把揪住我。看不出此等衰翁力气那么大。阿楚责道：

"永定，看你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一边看报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付钱呀。"

"你是想买下这三份《天游报》吧？"

"是是是。"我拥之入怀，惟恐他来抢夺。

"这报早已绝版，你知啦，有历史价值的旧东西，可能是无价宝。"

哼，都已七十七岁了，还锱铢计较，难道可抱入棺材留待来生？

"要多少钱？"我只好恭敬地问。

"我这八宝殿——"

我烦躁了："多少钱？"

"一千块！"

他不动声色地漫天开价。一定是瞧我那急色模样。志在必斩。

"一千块？"

买，不买？

"哎呀，永定，把报拿来。"阿楚夺去，放回旧报堆。

"你又不一定有用。一千块买这种旧报纸干么？不要买！"她狡猾地朝我一拧。

"阿伯，你看，那么贵，真不值，我们又不是考古学家，不过找参考资料吧，半真半假也过关了，天下文章一大抄。——这样吧，一百块？"

"不卖。"

我寸步不移，心剧跳，如鹿撞，如擂鼓。

我一定一定，要买那 1932 年的旧报，上面有为如花揭露的真相，一切的关键都在里头，现今他不肯卖了？

"不卖算啦，"阿楚推我，"两百块吧？最多两百。否则你留下来自己有空时看呀。阿伯，说不定你那时也是一个风流的寻芳客。"

阿伯面有得色。

阿楚乘机投其所好："一看便知你见闻广博了，这旧报都是你当年存下来的吧？有没有你大名？"

"没有，我又不是名门阔少，不过是陪同朋友，见见世面而已。"

"阿伯，两百块钱卖给我。你存来又没用。"

"——三百？"

阿楚说："不！"

我说："好！"

一早掏定银币，以免节外生枝，功败垂成。阿楚气恼，眼看两百块即可成交！却让我一语作结，且又诚实：

"我只要这一份。"

还把其他两份还给他。

那老人，见废物可以换钱，还换得三百块，怎不眉开眼笑。这年头，哪有如此愚钝的买客？真是十年不逢一闰，打响了铜锣满街的找，都找不到半个。要不是我神推鬼拥……是了，一定是——

我把那报折起，珍重地放于后袋中，想想又不安全，若有扒手窃去，怎么办？把它放于前袋内……终于紧紧捏在手中，好像是我的生命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。

直至完全定下心来，我才回顾这小店，它就在街中心，右边数过去，第三间。

三、八、七七！

我把整件事与阿楚商商量量，忖忖度度，只觉越来越迷失。我俩都是正常的人类，何以被放置到一个荒唐的、明昧不定的世界里？一切疑幻疑真，不尽不实。这是一场不愉快的冒险，也许结果是令人惊骇莫名。抽起了一个诡异的丝头，如何剥茧？

还不是像小何的恋爱心态：**追了一半，中途退出？两头不到岸。**

越猜越累。

我跟女友说：

"阿楚，我真怀疑这件事，与我前生有关系。"

"哼！"她白我一眼，"你肯定不是主角。也许你只是一名‘豆粉水’，专门替红牌阿姑传递花笺，四方奔走，任劳任怨。"

也许吧。也许我还负责替她们买胭脂水粉、倒洗脸水和密约情人。

当晚，我们三人对簿公堂。

"如花，请你冷静地听我告知真相：(一)十二少没有死，他尚在人间；(二)他没有吞鸦片，他是服安眠药的；(三)我怀疑你……"忽闻黑夜里啁啾地哭。

还未曾作供完毕，如花痛哭失声：

"他没有死？他不肯死？他……"

"如花，你不要哭——"我道。手足无措。

阿楚抚慰她：

"有话慢慢说。"

她昏昏然站起来："我永远都不要再见他！"一起来又跌坐下，漂泊的影崩溃了。

我与阿楚急急挽留。她这一走，陷我俩于疑窦中度过一生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，我也气上心头，把《天游报》出来：

"你怎么可以一走了之？我为你四方奔走，任劳任怨，"把阿楚的评语都使用出来，"而你，隐瞒了事实，利用了我的同情，看不出你那么阴险！"

骂得兴起，索性不留情面：

"如果你撒手不管，逃避现实，跑掉了，我们永远都不原谅你。讲故事动听，何以你不去做编剧？做鸡和做编剧都没有分别，一样是作假……"

两个女人从未见过我大发脾气，一起呆住。我也不明白，什么力量叫我非以"夸父逐日"之坚毅精神，追查到底不可。

"你把一切真相诚实说出来！"

如花满身泪痕，一脸歉疚，朝我一揖。我忙息怒扶住。怎么还有这种重礼，唬得我！

"永定！我把一切说了，你还会原谅我吗？"她怯怯地说，不看我，只捡起旧报细阅。手都抖了。

"会会会，一定会！"我强调。原谅而已，不要紧，可以原谅她七十个七次，又不需动用本钱。

于是她清清喉咙，在这艰辛的时刻，为我缕述她故意隐去的一个环扣——

如花思潮起伏，心中萦绕一念：十二少与自己分手，是因为自己**不配**。他这样回家去，生命中一段荒谬的日子抹煞了，重新做人，今后，便是道左相逢，二人也各不相干。一个越升越高，一个越陷越深，也是天渊之别。十二少，如此心爱的男人，自是与程家淑贤小姐结婚了，淑贤不计前嫌，幸福垂手拾得；自己艰苦经营，竟成过眼云烟，真是**不忿**。想那程家小姐，在与陈家少爷跨凤乘龙之日，鼓乐喧天，金碧辉煌，披着龙裙凤褂，戴了珠钻金饰，交杯合盏，粉脸飞红，轻轻偎在十二少怀中……日后……如花还不及想到日后。

她只想到今晚。无端的邪恶。

**这个男人，她要据为己有！**

**自己得不到，谁也不可以得到！**对于赌，她耳濡目染，甚是精通，这一铺，就是同归于尽，连本带利豁出去！

"在分手的那晚，我在酒中落了**四十粒**安眠药，细细拌匀……"

啊，我一听之下，甚为恐惧：这是一宗杀人阴谋！阿楚比我更甚，也许她念及自己一向对如花不怎么友善，怕她把她一并干掉，她来紧握我手，我俩的手一般冷，相比无分轩轻，荣膺双冠军……这可怕的女人！

在与十二少半夕欢娱之后，如花殷勤劝饮，连尽三杯，是的，最后三杯。

然后，如花当着十二少面前吞下鸦片。她且分了一份给他，不等任何回话，以肃穆的神情来交代后事：

"如果，你也有一点真心——"

十二少当下心潮汹涌，一个痴情女子以死相许，大丈夫何以为报？他呆在原地，如石雕木刻，脑中百音鸣放，唇干舌燥。死，不死？人生最大的趺起。

如花一瞥壁上大钟，钟摆来回走动，催促岁月消亡，她在毒发之前，不忘嘱咐：

"今天，三月八日，现在，七时七分，来生再见，为怕你我变了样子，或前事模糊，你记住：三八七七，你就知道，那是我来找你！"她把那**信物胭脂匣子往颈间一挂**。

——如花脸上，闪过一丝**阴险**，是的，如果你也有一点真心，便死于殉情；如果掉头他去，也死于被杀。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豪赌。十二少并不知道他无论如何逃不过。只要他是真心的，即便死了，也是伟大的吧。

十二少拿起生鸦片烟，如花才抒了一口气，才放下心，才觉大局已定，才知终身有托。她痛苦不堪地呕吐、呻吟，但脸上一笑牵连，她以为，她终于赢了。这心爱的男人，据为己有。她吞得很多，毒发得很快。

如果，你也有一点真心……

如果，你也有……

如果，你……

但是——

据医学家解释：服安眠药和吞鸦片的状况差不多，同是剧烈的麻醉剂，毒发时陷入昏迷状态。古老方式拯救吞鸦片的垂危者，是把他放在土坑上，希望吸收地气，可以回复知觉。

如花寻死志坚，力挽无从。玉殒香销。

以后的情节，可以想像：十二少，他并没有为如花而死，他颤抖着，倒退，至门前，门已上锁，花布帘还没有掀起，整个人也倒地昏迷。

陈家倾囊施救，竭尽所能……过了两个星期，十二少振邦悠悠复苏，但全身浑黑，医生诊断，中安眠药的毒，虽经洗胃，但这黑皮，要待褪去，重新生过肌肤，才算完全复元。虽脱离危险，但非一两个月，不能痊愈出院。十二少捡回一命，哪在乎休养生息，静中思量一场断梦，整个人失魂落魄。他甚至不敢猜测，孰令致此？

如花拼了一条命，什么都换不到。真不知是可怕，抑或可怜。——她势难预料如斯结局，还满腔热切来寻他！

生命原是不断地受伤和复元。既不能复元，不如忘情。

她咬牙："我错了！"声音低至听不见。

"如花，一切都有安排，不是人力能够控制。不如意事，岂止八九？希望你不要深究。"我劝。

一向伶牙利齿的阿楚，她的心底一定在恨恨："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看来永定也不是好东西！"无话可说。

三人静默，与第一次会面，听到前半截故事时的静默，迥然不同。因为，这一回，大家都知大势已去。支撑她的，都塌了。

大势已去，是的。到了1935年，香港政府严令禁娼，石塘咀的风月也就完了。在如花死后两三年之间，整个的石塘咀成为一阵烟云。谁分清因果？也好像她这一死，全盘落索，四大皆空。烟花女子，想也有过很多情种，海枯石烂，矢志不渝，任是闺秀淑媛，未遑多让。但也许在如花之后，便没有了。也许如花是所有之中最痴的一个。因此整个的石塘咀忧谗畏讥，再也活不下去。她完了，石塘咀完了，但他仍没有完呢，他的日子长得很，算算如今尚在，已是七十多岁。测字老人说："这个‘暗’字，是吉兆呢。这是一个日，那又是一个日，日加日，阳火盛，在人间。"十二少的日子，竟那么的长！

真是一个笑话。她什么都没有——连姓都没有。他却有大把的"阳火"，构木为巢，安居稳妥，命比拉面还长，越拉越长。

这便是人生：即便使出浑身解数，结果也由天定。有些人还未下台，已经累垮了；有些人巴望闭幕，无端拥有过分的余地。

这便是爱情：大概一千万人之中，才有一双梁祝，才可以化蝶。其他的只化为蛾、蟑螂、蚊蚋、苍蝇、金龟子……就是化不成蝶。并无想像中之美丽。

如花抹干了眼泪，听我教训。我变得彻悟、了解，完全是"局外人"的清明：

"没有故事可以从头再来一次。你想想，即使真有轮回，你俩侥幸重新做人，但不一定碰得上。人挤人，车挤车，你再生于石塘咀，他呢？如果他再生在哈尔滨、乌鲁木齐，或者台北市南京东路四段一三三巷六弄二号六楼其中一户人家，又怎会遇得上？"

我还没讲出来的是：即使二人果真有情，但来生，是否还记得这些愿望和诺言，重来践约？有情与无情，都不过如是。

"电影可以NG，"阿楚以她的职业本能来帮我注释，"生命怎可以NG再来？不好便由它不好到底了。"

如果生命可以NG，哪来如此大量的菲林？故只得忍辱偷生。

"你那很难读的什么——NG，意思是——"如花又不明白了。

"反正是‘不好’。"

"那我的NG比人人都多。比所有女人都多。全身都挂满NG。"她卑微地说。

"怎么会？"阿楚被挑动了饶舌筋，开始数算她任内的访问心得，搬弄女性是非："如花你听着了——"

刘晓庆这样说："做人难，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更难；做单身的名女人，难乎其难。"

陆小芬这样说："男人，不过是点心。"

缪骞人这样说："世上哪有伟大的爱情？可歌可泣的恋爱故事全是编出来的，人最现实，适者生存。"

丁这样说："自从信奉佛教之后，我的心境才平静多了。"

林青霞这样说："我过得‘省’，是希望有一天退出影坛时，有能力自给自足。我不愿意依赖婚姻，因为碰到可靠的人，是自己造化好，否则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是以一种悲观的心境来面对快乐，刻骨铭心的感觉，难以永恒。"……

"阿楚，你所提及的女人，我一个都不认得。她们都是美丽而出名吧？她们同我怎会一样？我只是——"

"不，世间女子所追求的，都是一样滑稽。"

我不希望阿楚再嚼舌下去。

"恋爱问题很严肃，不是娱乐新闻，说什么滑稽？"

"走走走，我跟如花谈女人之间的烦恼，与你何干？女明星的恋爱不是娱乐新闻？——都是大众的娱乐！人人都沉迷，就你一个假撇清，你不看八卦周刊？你不知道谁跟谁的分合？没有分合的点缀，没有滑稽感，那么多人爱看？"

我顿然地感到悲哀。

我们竟不能给予女人一些安定的感觉，真为天下男人汗颜。

经阿楚这般的灌输，只怕如花一定对男人灰心。她本来就已灰心，现在连灰也不存在了。其实我们应该鼓励她，让她积极开朗一点，好好上路，谁知一沉到底。

我非把她俩都提起来不可。

"如花，明天你便要离开这里了吧？"我尽量放轻松一点，"你可要逛逛这进步一日千里的大都会呢？"

她犹在梦中，怎思得寻乐？"这样来一趟，不尽情跑马看花，岂不冤枉？那些来自大陆的双程访港团，巴不得七天之内 168 小时就把整个香港吸纳至深心中。我明天带你坐地铁、吃比萨饼、山顶漫步、看电影……"

"哈哈！"阿楚笑，"她又不是游客！"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自恨老土。

气氛好了一点。

"我什么地方都不要去，我要把这一切过滤一下，只保留好的，忘记坏的，明天之后，我便完全抛弃一层回忆，喝三口孟婆茶，收拾心情上转轮车，也许不久我便是一个婴儿。让我好好地想念……"

"明晚你再来吗？"我与阿楚都不约而同地依依不舍。

"来的，我来道别。"

"你一定要来，不要骗我们！"

"明晚是香港小姐总决赛，我势将疲于奔命，但一选完了，马上赶来会面。如花……"

阿楚摇撼她的双手。

"你赶不了，驳料算了。"我说。

"是，驳不到料，便嫁人算了。"她笑。

"今晚我想静静度过。"



## 胭脂扣 五

如花绝望地消失。

"永定，怎么你不留她一下？"一反常态。

"让她安静。"难道要她在那么万念俱灰底下强振精神来与人类交谈？够了，不必取悦任何人。她连自己都不可取悦。让她去舐伤口，痛是一定痛，谁都无法为力。看来，阿楚对我完全地放心了，她看透了我：不敢造次。我看透了女人：最强的人会最弱；最弱的女人会最强。女人就像一颗眼珠：从来不痛，却禁不起一阵风；一点灰尘叫它流泪，遇上酷热严寒竟不畏惧。——其实我根本无法看得透。

送阿楚下楼坐车，她要养精蓄锐，明晨开始，直至午夜，为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尽"跑腿"义务。把闪光灯上足了电，把摄影机上足了菲林，把身体填满精力。明晨，一头小老虎的上路搏杀，争取佳绩。看谁一夜成名？

一夜的风光。明年轮到下一位。

被踢出局的，马上背负"落选港姐"之名；入了围的，一年后便被称作"过气港姐"。落选或者过气，决不是好字眼。无论赢或输，却都在内了。有什么比这更不划算？但如阿楚所言："世间女子所追求的，都是一样滑稽。"

到了最后，便落叶归根，嫁予一个比她当初所订之标准低的男子，得以下台。

间中提心吊胆，成为习惯之后，勉为其难地大方。

"喂，"阿楚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"你刚才提到那台北市南京东路四段？五段？那是谁的地址？"

她的记性真好，呜呼！

"那并非‘谁’的地址，那是我胡乱捏造，台北不是巷呀里呀的一大堆吗？"

"是吗？捏造得那么快？"

"你不信？我再捏一个给你听，"我随口道，"中山北路七段一九巷十八弄九号四楼。是不是这样？"

阿楚被我逗笑了。

我正色说："你上当了。我有多位台湾女朋友可供选择。你知道啦，台湾的女子，温柔、体贴、小鸟依人。对婚姻的要求，只是嫁到香港来，然后转飞美国去。"

不是对手，阿楚才不动真气。

送她坐小巴，然后回家。

在楼梯，便遇到我姐姐一家。因明天星期六短周，不用上学——"一家"均不用上学，遂带儿子共享天伦。

"舅舅，我们节目真丰富！"

"去过哪儿？"我问小外甥。

"吃自助餐。有气球送。"

"然后呢？"

"看电影。"

"然后呢？"

"爸爸买了一本《大醉侠》给我。"

真快乐！

这般温馨的天伦之乐。到湾仔某餐厅吃一顿自助餐，大人四十八元，小童三十八元，另加一小账。至名贵的菜肴许是烧猪。大伙一见有生果捧出来，只是西瓜吧，便兵荒马乱地去抢，抢了回来又吃不完……那种。



餐后一家去看电影，通常是新艺城出品之闹剧，胡乱笑一场。

他们回家了，十分满足。

孩子鲜蹦活跳，大人心安理得。他们都把精神心血花去打扮孩子，因而忽略自己之仪容气质，不必再致力于吸引、猜疑。完全脚踏实地。渐渐各自拥有一个肚腩。

——爱情有好多种。这不是最好的一种，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种。

我肯定他们白头偕老，但不保证永结同心。——人人都是如此啦。由绚烂归于平淡，或由平淡走向更平淡，都是如此，不见得有什么不好，中间更不牵涉谋杀。

他是她永久的夫。

她是他永久的妻。

妻？啊——我想起来了：旧报微型菲林，1938年7月7日，第一眼见到的一幅广告，当年的卖座电影是《陈世美不认妻》。我想起来了，桩桩件件，都泄露了一点天机。

所不同的，是陈世美被包公斩了，秦香莲只好活着。而如花殉情，十二少临阵退缩，也只好活着。

呀，忽然我很不甘心。这一件任务还没完成呢。我真想见他一面。我真想见他一面。见不着，就像踢球，临门欠一脚；下棋，走不了最后一着，多遗憾。真是个烂摊子。

但算了，都知道真相，心底虽不甘，不过当事人既然放弃……这样反反复复。今天下班后，专心致志候如花作最后一聚。我想，男人之中，我算是挺不错的。为人为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即使离了婚也有朋友做的那种人。反目亦不成仇，重言诺，办事妥当。还给如花安排好节目，一俟阿楚采访完毕，我们三人去看午夜场。遂打开报章挑拣一下。

阿楚一早把行程相告：选美在利舞台举行，然后她会随同大队至利园的酒会拍些当选后花絮。如果看午夜场，必得在铜锣湾区，所以我集中在此区挑拣，最近的，是翡翠戏院了。就是这电影吧。

怂恿如花散散心，体验一下现代香港人夜生活。浮生若梦，一入夜，人都罪恶美丽起来。铜锣湾不比石塘咀逊色，因为有选美，"六宫粉黛"的感觉更形立体。

如果不是门限森严，也许该带她去看选美，让她们惺惺相惜。

"我们坐电车去。"

"好吧。"如花说，"我最熟悉的也只是电车。"

上了车，一切恍如隔世。六天之前，我俩在电车上"邂逅"。

自1905年7月5日起，电车就通车了，谁知在这物体上，有多少宗"邂逅"？

"如花，电车快被淘汰了。"我悲哀地说，"它也有七八十岁了。"

"——"如花怔怔地，"像人一样。"

我知她心底还缠绕着那男人的影子。不，非驱去她心魔不可。话题回到电车：

"以前电车的票价是多少？"

"唔？"她略定神，"头等一毛，三等五仙。"

"那么便宜？"

"但那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薪水是七八元。五仙可以饮一餐茶，或吃碗烧鹅濠粉。"

"如此说，今天的票价才最便宜。你看，六毛钱，连面包都买不到。"

"不知道我再来的时候，还有没有电车？"她也无限依依。

"也许还有。到你稍懂人性的时候，便没有了。"

"那有什么分别？结果即是没有。"

在这澄明的夏夜里，电车自石塘咀悠闲地驶往铜锣湾，清风满怀，心事满怀。虽没说出来，二人也心有不甘：是缘慳一面。

真是凡俗人劣根性：勘不破世情，放不下心事，把自己折磨至生命最后一秒。

有两个女孩登车，坐到车尾，那座位，正面对楼梯。其中一个嚷嚷："我不要坐这儿，看！多不安全，好像车一动就会滚下去。"二人越过我们，坐到前面。

"又有什么位置是安全呢？"如花对自己说。

翡翠戏院今晚的午夜场放映《唐朝豪放女》。我去买票的时候，如花浏览四下的剧照，看不了几张，有十分诧异反应。她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香港的戏院会放映类似生春宫的影画。但吾等习以为常，不觉有何不妥。这是因为道德观念、暴露标准，把30年代的妓女也远远抛离。如今连一个淑女也要比她开放。她甚至是稀有野生小动物，濒临绝种，必得好好保护。等到差不多放映了，阿楚气咻咻赶来，看来已把一切工夫交代妥当。我也禁不住好奇：

"谁当了香港小姐？"

"还有谁？那混血儿啦。"

"哦，"我说，"太热门，一点也不刺激。"

于是此缤纷盛事又告一段落。——如果在这几天没有虚报年龄、隐瞒身世、争风呷醋、公开情书，或大曝内幕大打出手之类花边的话，才算圆满结束。可怜阿楚与一千人等奔走了个半月，至今还未松一口气。大家都在等待一些新鲜的秘密，可供发掘盘查。

"你那么迟？"

"是呀，有行家自某模特儿口中，得知新港姐男友之隐私……"

"先看电影吧，都要开场了。"

我把票掏出来，招呼如花入座。

阿楚一看，便埋怨：

"哎呀！怎么你买三张票？"

"有什么不对？"

"真傻，如花是鬼，不必买票。你拣多空位的角落，买两张票就够。"

是，我真太老实了。连这一点普通常识也想不起，不及女友机灵。

——乍喜还悲的是，阿楚，她开始在"经济"上管束我了！

还有令我沮丧的地方，谁料到这电影也是讲妓女的故事？难保不勾起如花连绵串累感慨。唉。当电影把长安平康里妓院风貌呈现时，我瞥瞥坐我右边的如花，她盯着银幕，聚精会神，她从来未见过那么宽的银幕，那么浓烈的色彩，还播着小调：

"长安平康里，

风流薮泽地。

小楼绮窗三千户，

大道青楼十二重……"

她浅浅地笑了。联念到塘西四大天王风月无边，一种原始骄傲：到底也是花魁。

她肯笑起来，也就好了。我放心。

这戏由一位没什么身材的女明星演出，她叫夏文汐。我从来没看过她的电影，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幽艳性感的表演。像男人的身体却加上极女人的风流。豪放得叫人咋舌。还有同性恋镜头。

如花低下头，我敢打赌她脸红。

但现场的观众犹不满足，他们都是午夜场常客，不懂欣赏盎然古意，只怨主角未曾彻底把器官展览，有些在鼓噪：

"脱啦！脱啦！"

"上吧！上吧！"

来自四方八面的叫床配音，与银幕呼应，就像一群兽在杂交。

如花吓得半死。连鬼都受不起的惊吓，人却若无其事？还有断续的传呼机声做伴。

"别怕！这是午夜场的特色。"

一场床上戏完事，有人呼啸抗议不过瘾，还在痛骂电检处。

到了最后，戏中的鱼玄机被杀头了，在心爱的男人耳畔哼着自己的诗：

"羞日遮罗袖，愁春懒起妆。易求无价宝，**难得有情郎**。"

这样的诗句，令天下女性不忍卒听。

天下男性也不耐烦听，早已有粗暴的男人起座，啪啪的声音如蝙蝠在拍翼远扬。

戏其实没有完，还有段尾声，是铸剑师赶来，亲自行刑，使得玄机死在自己人手中。

大概是这样吧，因受骚扰，也不了了之。又听得传呼机在 BB 的响。BB，BB……

"这讨厌的声音是什么？"如花悄问，"是有人在吹银鸡吗？戏院中谁会吹银鸡？"

"这叫传呼机，如果想找哪个人，不知他在哪里，就可以通过传呼机台——"

阿楚蓦地住嘴。

"传呼机？"我叫出来。

她抓住我肩膀。

"永定！传呼机！"

"是呀是呀，CALL 三八七七——"

"永定！你真聪明！"阿楚尖叫，无边的喜悦，对我奉若神明。她几乎跳起舞来。

她把整个身体攀过来如花那边，我夹在中间，被逼聆听她向如花絮絮解释这物体：

"如花，这传呼机，即是 CALL 机，每具约一千元，是近十年来才流行的先进科技。如果你身在外边，电话联络不方便，众人便可以通过一个通讯台，讲出你的号码。他们操作，你身上佩着的机就会响，然后你打电话回台，讲出自己的密码，查问谁找过你，便可以联络上了。"

如花听得用心，但我知道她一点都不明白。这多烦琐，是她狭小天地之外的离奇诡异恍惚迷茫。戏院四周观众不知就里，见阿楚向空气喃喃自语，重复累赘，只觉她幼稚得可耻。

"阿楚，你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明吗？"我脸皮薄。

"好，我不说，"她呶起了嘴，"你试用最简单的话说明。"

我才不跟她斗，我只想飞车回家，CALL 三八七七去。

我的灵魂已在那儿拨电话了，不过……

是哪一个台？

面对电话，一样束手无策。

哪一个台？

何处着手？

还是阿楚心水清，她找到一个跑突发的同事，这类记者身上必备传呼机，三两下子，阿楚弄来港九传呼机台的电话了。

"如何弄到手？"

"他们联名加价嘛，自那份联名的通告可一一查出。"

大概有十几间传呼公司，每间公司，又有若干传呼台，二十四小时服务。

但市面上使用传呼机的人那么多，经纪、记者、明星艺员、外勤人员、甚至职业女性……人手一机，水银泻地。惟有逐台逐台地试。今晚，我们特别紧张，内心有滚烫如熔岩之兴奋：最后一夜，孤注一掷。

如花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做一些间谍才做的行为。

拨个电话去，像面对机器：

"喂，CALL 三八七七，我姓袁，电话是……"

完全冰来雪往。

已经是凌晨一二时了，隔一阵，也有电话回过来。每一次铃声响了，我与阿楚都神经兮兮地交换一个眼色。我俩分工合作，互相扶持，共效于飞。聆听带睡意的声音骂道："什么时候了？线！"

有些回复得很快，但他姓林、姓余，或不讲姓氏。我们道歉 CALL 错了。

有捞女的回话："一千元。什么地方？十分钟后到。"其中一个声音，还像煞无线电视台那新扎的小师妹。

到了二时十五分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：

"袁先生？哪位袁先生？"

"你是陈先生吗？"

"是。"

我忙问：

"陈振邦先生？"

"不。"那中年汉回话。

一阵失望。

"对不起。"

"喂——"对方有点迟疑，"你找陈振邦干吗？"

"陈振邦是你——"

"不，他是——我父亲。"

啊！我，

终于，

找到了！

"陈先生，陈先生，真好了，太好了！请听我说。"我的脑筋纠结，坚实如铁壁，怎么细说从头？只好把以前的谎言，复述一遍，"——这样的，我祖父专营花旗参，以前在南北行有店铺，后来举家移民到英国去。今次我回来，代他探访故旧，这陈振邦老先生，现在哪儿呢？请通知你父亲……"

"我不知道他现在哪儿。"

"不，千万别不知道！"我不许他收线，"请求你，我非见他不可，有重要的话要同他说。"

"他还有什么好重要的？"声音中透着不屑，"都闻得棺材香了。"

"陈先生，我——后天要上机了。千辛万苦才找到你电话，我要尽一切能力找到他。明天星期日，整天都有空，我不用上班——"我锲而不舍。

"上班？你不是刚自英国回来吗？又说后天上班？"

"是是是，我是说，我的朋友不用上班，他代我寻找陈先生，虽非他切身之事，也不遗余力。我们明天来见你？"

"不用了。"他说。

冷淡得很。

"请你告诉我他住哪儿，我好自己去吧？"上帝，拜托你老人家好好感应他，叫他吐露消息。否则功亏一篑，我抱憾终生。

"袁先生，老实说，我那父亲，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，他在我很小时已离弃我们母子。战事发生，生意凋零，家道中落，我还是靠母亲辛苦培育长大，才有今天，所以……"

"你母亲可是程淑贤？"

"是呀。你都晓得了？"

"陈先生，我对你们一家很熟悉呢。"比他还熟悉！起码他并不知道在他母亲之前，还有如花。"所以祖父托我一定要与他面谈一切。"

"我不管你们面谈什么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不过一年数次，我聊派人送点钱给他，他总在清水湾一间制片厂外的油站收取。他在那片厂当茄喱啡(群众演员)，已十几二十年。喏，银幕上那些老道友就是。根本不必化妆。"

"我是否应往片厂找他？"

"是啦，问问吧。"

"我明天马上去。陈先生，请留下联络电话好吗？"

"咦？你刚才不是 CALL 过我吗？"

但他妈的！我真要讲句粗口了，我打了二十几个传呼机台的电话，怎记得哪一个是他的？再找他，岂非要从头做起？但这一解释，自是露馅了，他也不相信我了，只得唯唯诺诺。

"对，我日后再同你通电话。"

"也不必了吧。从前的事都过去。我母亲去世前，他也不相往来。袁先生，说来我与他没感情，一直恨他对我母亲不好，对我也不疼惜，扔过一旁，自顾自抽鸦片去，戒了再抽。听说，他在娶我母亲之前，还迷恋过妓女。袁先生，你有工夫，自己去会他，我不想插手。夜了，再见。" 对方的电话早已挂断，我犹握住不放，好像这便是大海浮沉的一个救生圈。我知道了，但还没有找到。

两个女人略自对话中领悟到线索，一齐盯着我。嘿，此时不抖起来，更待何时？

"十二少在清水湾一间片厂中当茄喱啡。清水湾？那是——"

"邵氏！"如花叫出来。

这答话并非出自阿楚口中，我十分震惊。她知道邵氏？她知道？

"如花，其实你一切知道了？"

"啊不，我只是知道邵氏而已。"

"为什么？"阿楚忙问。

"你一定不相信，我在苦候十二少的路上，碰到不少赶去投胎的女人，她们都是自杀的。我见她们虽有先来后到之分，但总是互相嘲笑。说起身世，差不多全是邵氏的女明星。"

"唔，让我考考你——"阿楚顽皮。

"不用考啦，"如花道，"最出名的一个，有一双大眼睛，据说还是四届的影后呢。我从没看过她的电影，不过她风华绝代，死时方三十岁。大家都劝她：人生总是盛极而衰，穷则思变，退一步想，就不那么空虚矛盾。"

"她如何回答？"

"她只喃喃：何以我得不到家庭的快乐？"

"那是林黛。"我说。

"还有呢？"

"——"如花再想一下，"有一个很忧郁，像林黛玉。她穿一件桃红色丝绒钉胶片晚礼服，这旗袍且缀以红玫瑰。她生前拍过几十部卖座电影，死后银行保管箱中空无一物。听说也是婚姻、事业上双重的不如意。"

"我知啦，她是乐蒂！"阿楚像猜谜语一般。这猜谜游戏正中她上中下怀。

"还有很多，我都不大认得了。"

当然，一个人自身的难题尚未得以解决，哪有工夫关心旁人的哀愁。总之各有前因。

"我记得，我数给你听——"阿楚与如花二人，一人数一个，化敌为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化是非为常识问答讲座，"有李婷啦、杜鹃啦……"

"又有莫愁、什么白小曼。好像还有个男的，他是导演——"

"叫做秦剑。"阿楚即接。

我见这一人一鬼，再数算下去，怕已天亮了。如花本来是要回去报到的，她的"访港"

期限已满。

"如花，你不要与她一起发神经了。你可肯多留一天，好设法见十二少一面？"

她静下来。

"我们差一点就找到他了。明天上邵氏影城去可好？"

她更静了。

这与数算别人的苦难有所不同，面临的是切肤之痛。

"永定、阿楚，"如花十分严肃而决断地说，"我决定多留一天！。"

"咦？你怎么用那表情来说话？不过是延迟一天才走吧，用不着如此可怕。"

"是可怕的。"

阿楚莫名所以。

"生死有命，我这样一上来，来生便要减寿。现在还过了回去的期限，一切都超越了本分，因此，在转生之时，我……可能投不到好人家，——也许，来生我只好过着差不多的生涯。"

差不多的生涯？"那是说，**你将仍然是一个妓女**？"我目瞪口呆，**不**，你赶快走吧。"

"已经迟了。"

如花说："当我在戏院，听到你们最后的线索时，我已知冥冥中总有安排。我要见他，见不到。想走了，却又可能会面，一切都不在预料之中。我已下定决心，多留一天。"

我无话可说："好！如花，我们明天出发！"——虽然迟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日。又是星期日。这七天，不，八天，真是历尽人间鬼域的沧桑聚散。时无止，分无常，终始无故。

下午我们坐地铁去。我终于也带如花坐一次地铁。——那最接近黄泉的地方。也许那就是黄泉。先自中环坐到太子，再跑到对面转车，由一个箱子，进入另一个箱子中。

这是一个交叉站，车刚开不久，迎面也驶来另一列地铁，在这幽晦的黑忽忽的黄泉路上相遇上，彼此不认得，隔着两重玻璃，望过去，一是面目模糊如纸扎公仔的个体。大家都无法看清。对面有否相识的朋友爱人，又擦身而过。我们，会在人生哪一站中再遇？我在想：那列车中，莫非全是赶着投胎的鬼？也不奇怪，又没有人证明不是。

地铁开得极快，给我一种不留情面的感觉。冰冷的座椅冰冷的乘客，连灯光都是冰冷的呀。有两个妇人便在那儿把自己的子女明贬暗褒，咬牙切齿，舞手蹈足：

"我那个女真蠢，毕业礼老师挑了她致词，她竟然不知道，回来念一遍给我听，第二天便要上台了，哪有这样大头虾的？"

"我的儿子呀，真想打他一顿。他要表演弹钢琴，还忘了带琴书，全班只他一个人学琴，往哪儿借？结果逼着弹了，幸好效果不错，否则真气死我！"

如花便木然立在她们身旁。她们一点也不发觉，于冰冷的氛围，尚有一个鬼，听着她今生来世都碰不上的烦恼。

到了彩虹站，我们步上地面，在一间安老院的门外截的士。不久，"邵氏影城"那 SB 的标志在望了。

守卫问我们来干什么，阿楚把她证件出示。因为她的身份，我们通行无阻。如果不是阿楚，在这最后的一个环扣中发挥了作用，事情也就不那么顺利。可想而知，都是缘分。

"喂，阿楚，星期天水静河飞，也跑来这儿？没有料到呀。"

有个行家唤住阿楚。我看过去，见她们都随同一个蛮有威严、但又笑容可掬的中年女子到处逛。

"那女子是谁？"我问阿楚，"好像一个‘教母’。"

"冰姐，"阿楚给我俩介绍，"她正是邵氏的‘教母’，掌宣传部，是一块巴辣的姜。这是



永定，我同事、男友。"

"阿楚，你别带他乱逛，万一被导演看中，拉了去当小生，你就失去他了。"

经这冰姐如此一说，我十分地无措，却又飘飘然。阿楚见我经不起"宣传"，偷偷地取笑。在邵氏里当明星的，一天到晚被这般甜言蜜语烘托着，怕不早已飘上了神台，无法下来？但此中的快乐……难怪那么多人投奔银海，投奔欲海。

"不会啦，"阿楚道别，"他太定，不够放，当不成小生，我很放心。"

如花在一旁，静待我们寒暄，然后步入影城的心脏地带。一路上，都是片厂、布景。在某些角落，突然置了神位，燃点香火。黝暗的转角处，又见几张溪钱。不知是实物，抑或是道具。我和如花都是初来乍到，但觉山阴道上，目不暇给，恨不得一下子把这怪异而复杂的地方，尽收眼底。

未几，又见高栋连云，雕栏玉砌，画壁飞檐。另一厂，却是现代化的练舞室，座地大镜，健美器械，一应俱全。

不过四周冷清清的，还没到开工时刻。而走着走着，虽在下午时分，"冷"的感觉袭人而来。不关乎天气，而是片厂乃重翻旧事重算旧账之处呀。搅戏剧的人，不断地重复一些前人故事，把恩怨爱恨搅成混沌一片。很多桥段，以为是创作，但世上曾经发生过一亿个故事，怎么可以得知，他们想像的，以前不存在？也许一下子脑电波感应，无意地偷了过来重现。真邪门！我们到那简陋的餐厅坐一下，不久，天便昏了。

开始有一阵金黄的光影镀于这影城上，每个人的脸，都发出异样的神采。演员们也陆续化了妆，换了另一些姿态出现。今天开中班，惟一的片在此续拍，那是一部清装戏，好像有狄龙。但我们又不是找狄龙，所以尽往茄喱啡堆中寻觅。

阿楚上前问一个男人：

"请问，陈振邦先生回来了没有？"

"谁？"

"陈振邦。"

"不知道，这里大家都没有名字。"不远处有老人吐了一口痰，用脚于地面踩开。黄绿白的颜色，本来浓厚，一下子扁薄了。然后他随一群人在垃圾堆似的的地方搜寻东西。原来是找黑布靴。每人找一双比较干净的、合大小的，然后努力发狂地拍打灰尘，跌出三四只昆虫，落荒而逃。有声音在骂：

"妈的，找了半天，两只都是左脚！"

周遭有笑声，好像不怎么费心。

天渐黑了，更多的茄喱啡聚拢。大概要拍一场戏，悍匪血洗荒村，烟火处处，村民扶老携幼逃命但惨遭屠杀之类。

阿楚见这么多的"村民"，各式人等都有，光是老人，便有十多个。

她跟我耳语：

"猜猜哪一个是？猜中有奖。"

"奖什么？"

"奖你——吻如花一下。"

当女人妒意全消的时候，不可理喻地宽大起来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

"好呀，如果你猜中，奖你吻十二少一下。"我说，瞥了那边如花一眼。

"那不公平！你看那些老而不——噓！"她怕如花听到，"满脸的褐斑，牙齿带泥土的颜色，口气又臭。那双手，嶙峋崎岖，就像秃鹰的爪，抓住你便会透骨入肉……"

"人人都会老啦。你将来都一样。"

"我宁愿不那么长命。我宁愿做一个青春的鬼，好过苍老的人。"

"但这由不得你挑拣。"

"由得，自杀就可以。"

"阿楚，你别中如花的毒。"

我不愿女友心存歪念。

"你说，如花如何认得他？"她又问。

"他们是情侣，自然认得出。那么了解。譬如：屁股上有块青印、耳背上有一颗痣、手臂上有朱砂胎记……"

"啧啧！那是粤语长片的桥段。"

"我还没有说完呢。也许他俩各自掏出一个玉，也许是一个环扣，一人持一边。也许两手相并，并出一幅刺青。"

"永定，希望你到了八十岁，还那么慧居。"

"好的。"如无意外，她嫁定我了。

"听说到了你八十岁时，社会上七个女子配对一个男子。幸好还有五十多年。"

嘿，五十多年？若有变，早早就变。若不变，多少年也不会变。

瞧这一大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茄喱啡，坐在一起枯坐等埋位。拍一天戏，三十几元，还要给头头抽佣。他们在等，木然地谋杀时间，永不超生。他们就不会怎么变。

"如花，"我小声向她说，"你自己认一认，谁是十二少？"

她没有作声，眼睛拼命在人堆中穿梭，根本不想回答。

一忽儿便不见了她。也好，她一定有办法在众人里把他寻出。也许蓦然回首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。

我和阿楚把她带来，是一个最大的帮忙，以后的事……

茫无头绪。听得一个老人问另一个老人：

"罚了多少？"

"公价。"

"次次都罚那么少？"

"把我榨干了都是那么少啦。"

他干咳一声，起来向厕所走去，不忘吐痰。这人有那么多痰要吐？还在哼：

"当年屙尿射过界，今日屙尿滴湿鞋！"

阿楚听了，很厌恶：

"真核突！"

到他回来时，有人来叫埋位，众人又跑到片厂中。未拍戏之前，化妆的先为各人脸上添了污垢，看来更加不堪。如此一来，谁也看不清谁了。

五分钟之前，这儿还是一片扰攘，尘埃扑扑，汗臭薰薰。五分钟之后，已经无影无踪，在另一个世界中，饰演另一些角色去了。他们坐的地方，是小桥石阶，此情此景，不免想到"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"的境界。——虽然是人工的。

"如花！如花！"我轻轻向四周叫她名字，"你到哪儿去了？找到没有？"

没有回响。

"哗，已是十时了。"阿楚看表，方才惊觉时间无声地流泄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"如花？"我只好到处找她去。阿楚分头叫："如花！"

她怎么了？究竟是找到，抑或找不到？我渐渐地担忧，是不是迷了路？是不是发生了意外？何以销声匿迹？

这样地等了半天，携手行遍了片厂的南北西东，都是枉然。

里面有叱喝、呼喊、求饶、送命的各式声音，不时夹杂了NG、咳和导演的骂人粗话。

不久机器又轧轧开动。只有我和阿楚二人，于凄寂无边的厂外，焦灼地找一个鬼。

终于我们找不到她。她一直没有再出现了。永远也不再出现。自此，她下落不明。

竟然是这样的。

竟然是这样的。

竟然是这样的。

我们于黑雾虫鸣中下斜坡，丛林中有伤心野烟，凄酸弦管。偶然闪过一片影，也许是寿衣的影，一忽儿就不见了。

我总误会着，如花正尾随我们下山。就像第一晚，她蹑手蹑足在身后。但，这只不过是我感觉上的回忆。无论我怎样回忆，她都不再出现了。是的，她一定见到自己痴等五十多年的男人，她一定认得他。也许她原是明白一切，不过欺哄自己一场，到了图穷匕现，才终于绝望。一个女人要到了如斯田地才死心？就像一条鱼，对水死了心。

她也欺哄了我一场。我上当了。

二人步出影城，过马路，预备到对面截的士出市区。在等过马路的当儿，我心头忽然一阵恐惧，一切都是假的吗？

一切都是骗局？

我怕猛回头，整座の影城也不见了！

直至安全抵达彼岸，才放下心头大石。

它还在！

我才晓得惆怅。

的士来了，我和阿楚上车。那车头插了束白色的姜花。姜花是殡仪馆中常见的花，那冷香，不知为了什么，太像花露水的味道了。

收音机正广播夜间点唱节目，主持人介绍一首歌，他说，这歌叫做《卡门》，唱得很骄傲：

"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玩意，

一点也不稀奇。

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

有什么了不起？"

阿楚问我：

"什么人唱的？"

"我不知道。"

"什么年代的歌？"

"我不知道。"

"卡门是谁？"

"你别问来问去好不好？我怎么知道？总之那是一个女人。"我不耐烦地发脾气。我从未因为这种小事发过脾气。

阿楚略为意外地转过头来。没有再问下去。她无事可做，又想下台，只好依偎着我。她也从未因为这种小事而肯不发脾气。

洒脱的歌犹在延续：

"什么叫情，什么叫意？

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。

什么叫痴，什么叫迷？

简直是男的女的在做戏。

……

你要是爱上了我，

你就自己找晦气。

我要是爱上了你，

你就死在我手里！”

听着听着，不寒而栗。不知谁死在谁手里。

摸摸口袋，有件硬物，赫然是那胭脂匣子，她不要了！我想一想，也把它扔在夜路上。

车子绝尘而去，永不回头。

当我打开今天的报章时，才发觉自己多糊涂，那寻人启事还没有取消。在那儿一字一字地蹿入我眼帘，辗转反侧：

"十二少：老地方等你。如花"

很可笑，明天一定取消了。

一路看过去，是一些车祸、械斗、小贩走鬼滚油烫伤小童的新闻。大宗的图文并茂，小件的堆积在一个框框中，写着"法庭简讯"。

什么弱智而性欲强之洗衣工人邱国强，在葵涌区狎弄一名八岁女童及掠走其身上三元。为警拘捕，被告认罪，入狱半年。

什么休班警员王志明涉嫌于尖沙咀好时中心写字楼女厕做警伯，当场被捕，控以游荡罪，罪名成立，入狱三月。

突然地，毫无心理准备，我竟见到一个熟悉之极的名字："陈振邦"。

它这样登着：

"陈振邦，七十六岁，被控于元朗马田村一石屋内吸食鸦片烟，被告认罪，法官念其年迈贫困，判罚款五十元。" 是他？

我竭力地追忆，是他？但，他是谁？

他太老了，混在人丛，毫无特征，一眨眼便过去。世上一切的老人和婴儿，都是面目模糊的——因太接近死亡的缘故。

看，他快死了。她回去稍候一下，他也就报到。算算时日，也许刚好在黄泉相遇。前生的纠葛，顺理成章地带到下一生去，两个婴儿，长大了，年纪相若的男女……

今生的爱恋，莫不是前生的盘点清算？不然也碰不上。也许我与阿楚，正是此番局面。

阿楚下来找我了。"楚娟"，哈，简直是妓女的名字！我怀疑我的前生是"豆粉水"，难道她不会是如花的"同事"？我失笑起来。

"你笑什么？邪里邪气的！说！"她缠住我，不断追问。